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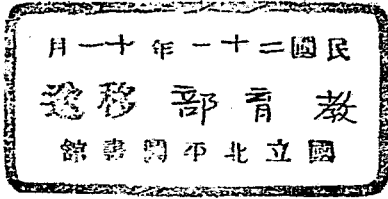
她初次的
懺悔



朱澤淮著

上海世界書局

815.7
832.5



目次

她初次的懺悔	Grazia Deledda (Italian)	111
韓森的經歷	Bruno Corra (Italian)	117
聖紗斐的鞋子	Adolph Erss(Letish)	118
瞎眼安達兒	Olav Duun (Norwegian)	120
不死的靈鳥	Elin Wägner (Swedish)	127
疑惑	J. L. Walsh (dutch)	125
拉卜統治者巴而軼事	Carl Zuckmayer (German)	121
目次			1



3 0527 1923 8

21035

目次

11

留信待取處 Mahmud Bey Teymur (EGYPTIAN).....	1—10
不堪回首 Friedebert Tugias (Esthonian).....	1—12

她初次的懺悔

Grazia Deledda

按 Grazia Deledda 是現在意大利的著名女作家。她得到

九二七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品。

吉娜是漁翁吉南的女兒，她會犯了極重的罪孽，附近的人都知道她的事，她自己也並不隱瞞起來。她已屢次想要去向神父亞波利那懺悔。亞波利那長於勸戒與化導人的本領，他的身材矮小肌肉瘦弱。他善於識人，能使人生出畏懼，順服和羨慕的心，教人不敢藏匿自己的過失。吉娜看那神父好像是天上降下來的聖路易思，手中握着花卉慢

她初次的懺悔

慢地從破舊的禮拜堂裏走出來。他的頭上並沒有戴着帽子，頭髮淡紅，無異於落日的光彩，真是美麗可觀。

住在那鄉村裏的人都稱呼他爲聖人，大家喜歡和他親近。那村子裏的人從前專以賺錢吃喝快樂爲事，把上帝和禮拜堂一起都忘記了。吉娜雖然不像別人一樣，但是她到禮拜堂裏去，無非要看看美麗的聖使徒的畫像罷了。有一次她經過禮拜堂的時候，一位活的聖人就顯現給她看了，她從這時，便生出了個奇異思想。

一天亞波利那裝做黑鬼模樣，沿着河岸走入深林去找尋吉娜——漁翁吉南的女兒。

吉娜同她父親住在河畔的樹林裏，眼睛所習見的無非是樹幹樹枝

和灌木等。一間狹陋的小屋，裏面鋪陳了兩張小床和幾隻板凳與桌子。房子後面有一塊空場，養幾隻野鴨和白鵝。

從吉娜的母親逝世後，所有的家務統歸吉娜主持。起初她不過送飯給父親和看守家畜罷了。後來竟躲避了父親的眼睛，私行出外去捕魚。

她把船繫住在岸上，自己在船上捕魚，隔了半响果然捕得一條大魚，俗名叫做鱸魚。正在那時，忽然有一位神人顯現在她前面，東張西望，像要爲什麼人祝福似的。吉娜立刻靜伏在船裏，要想避他的目，以爲他不久就要離去。豈知道頃刻之間她的船大大的搖動起來，家禽也靜伏着毫不作聲，一會兒就停了。吉娜以爲這必是那神人的妖術

所致。正在想的時候，船又搖動起來，比前次更要厲害，且聽得水裏有聲音同她說：『孩子，起來！』說畢，吉娜就用手掩着眼睛起來，忽又聽得聲音說：『把手放下！』她無可奈何把手放了下來，心裏十分的驚愕，看見亞波利那坐在船尾槳板上。吉娜因為不敢仔細看他的面孔，所以不能看出他眼睛裏的色彩。正在恐懼的時候，又聽見說：『女孩子，我特地到這裏來尋找你，你爲什麼像一隻小羊迷失在林溪間，與野獸爲伴？這是多麼危險啊！現在是你悔改的時候，你應當快快歸向基督。』

吉娜聽了就大胆地回答說：『這真是我所希望的；但是神人，我却不是小羊。』

『放心，放心，你來坐下，我們來談談罷。』神人笑迷迷地回答她。

她就答應坐下了，但心裏想要說：『很好，我們來談談，但我不是來認罪。』可是她沒有這樣的勇氣，腦子裏非常混亂，不知道應當怎樣措置。

他合着兩手，低下了頭，很莊敬地對她說：『吉娜，我早已認識你，並且常常注意你。你年紀已經十歲多了，既不能讀書，又不會寫字，只是鎮天在鄉間與頑童遊戲，學會了許多惡的習慣。你的父親和老祖母事情很忙，不能顧着你。爲了這緣故，所以我來看你。如果你願意，我肯做你的真的父親。你要來到禮拜堂和別的孩子一同聽我的

教訓，那末你就要覺得自己會變做另外一個人。你能來麼？你能答應我麼！」

吉娜的神經鎮定了下來說：『可以的，可以的，但是你可能給我些徽章和畫片？』

神人答應她說：『可以給你的，但是你須每晚回家睡在祖母那裏，不要和那班頑童作伴。倘若他們來看你，你須逃避他們。現在他們也已經應許到禮拜堂裏來了，不久他們也會變成好的孩子。』

『其餘的人都可改好，但是其中有一個是魔鬼的兒子，他終不會改好。』吉娜答說。

『他是誰？』

「你不知道麼？」她表示驚奇的樣子說。「他是販賣木炭的頑童，名字叫做聶蓋龍。他常常到江的對岸來玩戲。」言時她用手指着隔江的森林，又說：「他便是住在那邊，常把石塊來做像木炭，載着一隻骯髒的船，過來售賣。」

那神人因為素來沒有知道這頑童聶蓋龍的名字，所以聽了吉娜的話就格外的注意他。

「他爲什麼這樣的壞？難道他真不能改好了麼？」

「他時常打我，並且偷我們的家畜。還對我說，倘若我告訴我的父親，他就要來放火，但是我現在却告訴你神人了。」她喃喃的說，表示很悔恨她不應當把別人的祕密告訴出來。

『吉娜，你老實告訴我，你與聶蓋龍是否曾有惡感？』

她低着頭微聲道：『每逢他繫了船到岸上去兜生意的時候，我就到他船上去，把水澆在炭裏。』

『恐怕你未曾損害他，反而你被他打了一頓，還聲言要來放火。』

『神人笑迷迷的回答她。又說，『告訴我，你不是對於別的人的東西也不很愛護嗎？』』

『我看見葡萄，總要去採來吃。』她很響的說出來，眼睛望着神人，想他要問，『你不是很喜歡吃葡萄呢？』

『我又看見許多很大的梨兒，——大得像人頭一樣——我就隨手取了兩只——只有兩只。』她舉起兩只指頭，很肯定的說，藉以表示

她的誠實。又說，『我的手如果探得着，還要探它許多。』

『你不要再取別的了。』他很嚴肅的說，依然帶着笑容；但是他的笑霎時就退下去了，因為她的面上彷彿現出『誰好來阻擋我』的意思。

『我也曾偷過人家一隻雌雞，因為怕父親的責罵，就放牠走了。我又偷過我表兄倫西的一雙鞋子，因為我恨他的緣故，所以把那雙鞋子投在河裏。』

現在要說到一件最壞的事情了，她現出畏懼不敢說的模樣，但是他鼓勵她道：『好，說出來便是了，不要羞澀。』

『我又偷了我祖母的一副耳環，她想是駝背維克偷的，——維克

是一個最喜歡竊取別人東西的孩子。」

「那末你偷你祖母的耳環有什麼用處？」神人問她。

娜吉靜默無言，只是俯視着船舷，好像在尋訪什麼東西似的。

「你可曾把那副耳環投在河裏嗎？告訴我，究竟怎樣了？」

吉娜起身立誓說：「我把那東西藏匿了起來，並沒有弄掉。」

「你藏在什麼地方？在家裏，還是別處？」

吉娜呆立着默想所犯的種種罪孽，最後，招認說：「我藏在聶蓋

龍的船中。」

神人聽了，柔聲溫語的對她說：「那件東西若被人查出了，勢必

把聶蓋龍當做竊賊。你嫁禍於他人，罪惡真不小啊！」繼又厲聲責備

她說：『你真是魔鬼的女兒，倘你依然這樣不肯悔罪改過，魔鬼真要夜間來把你拖到地獄的深林裏——這是一定的。』

吉娜聽了，面容失色，青白相間，很慚愧地用手掩着面，她彷彿看見地獄的深林中惡魔千百成羣，聚在火旁玩耍。

於是她啞聲道：『我要到你那裏來，我要到你那裏來。』她的意思說：『我要到你的地方來認罪。』這是她在不知不覺中已經表示出了她初次的懺悔了。

韓森的經歷

Bruno Corra

韓森是關人亞伯的兒子，家住在開羅的馬嘶村，他的命運苦，因為六歲的年紀便要自謀生活了。

他的父親，毫無慈愛心，嚴厲的命令他說：『小鬼！你每天要吃四大碗豇，我那裏養得你起？你年紀已經六歲了，理當自謀生活，這裏是一把刷子和一罐鞋油，拿去替人擦鞋，也可以過日子。』

韓森縮着手不肯領受，但是亞伯很凶的，一脚把他踢出門外。

韓森無力抵抗，滾入狹小的街中，這時適有一隻騾子跑過來，被

他一阻擋，就在街中停住了，騾夫也就向小販買一杯糖汁，以止口渴，隨後又來了一輛小車，因街路爲騾所阻，車夫就停下來去飲酒。後面又來了一個商人，手攜紙包，不能通過，遂入店中，吸煙休息，這街道的交通，雖暫時阻塞，但沒有一個人肯負責干涉。

韓森看見這種滑稽情形，有些可笑，就站起來。於是騾子也開步走了，小車也前進了，商人也跟着趕路了，真如俗語所謂「一夫當關，萬夫不前」的了！

他左執鞋刷，右握油盒，徐徐前行。經過銀樓時聞得錘聲丁丁；走過香粉店時，香風四溢，觸鼻欲醉，繁華世界，往往能引得初次出外的孩子出神。

他忽憶及他受父親責罵驅逐的情形，不禁含淚飲泣，深歎自己身世的可憐，於是心也灰了，腿也軟了。他左思右想，唯一的生路就是到白種人的租界地替他們擦鞋，如此刻苦的做人，或須還能奮鬥到一個勝利的人生。想到這裏，他鼓着勇氣向前進。

當他走近一大旅館的門前，已經有四五十個刷鞋的等在那邊，却巧有三個白種人走出來，四五十人就湧上來搶生意，結果呢？沒有一個得償所願。韓森是一個新來的人，事後遭他們痛打一頓，可憐的韓森，初次感覺到人多粥少，謀生爲艱的真相了！

他終日徘徊在十字路口，旅館門前，無法可想，汽車馬車如穿梭一般的狂馳，富人挾着妻女同行，街上的一切的一切，祇能使他失望和

生氣，於他毫無幫助。他饑腸轆轆，無從覓食，一個六歲的孩子，遭遇如此，好不淒慘。

直到夕陽西下，還呆立着，再遲些，店門都關了。除了涼風一陣陣把病人的呻吟聲送過來以外，別種聲音一些也聽不到，他植立橋上呆呆的冥想，一則受饑寒過甚，一則受寂靜的環境的催眠，漸漸有些昏糊了。

他重新振作精神，徐徐前進，希望得到一注生意，以圖一飽。當他經過一鞋店的門前，玻璃窗內滿陳列着大的，小的，男的，女的，各種美麗的皮鞋。他想——在這個茫茫大地，人山人海之中，穿鞋子的人，不可勝數，難道連要擦的鞋子，一雙也找不到嗎？在窮困無

聊之際，他又想像到天堂的美滿，假使住在裏面，一定沒有所謂饑寒，沒有所謂缺憾的了。他愈想愈疲乏。

他看見有人依牆而立，穿着的鞋子已經污濁不堪，必須洗擦。他就跑過去替他擦鞋。忽然懼怕起來，因為怕爲同業所見而遭打，但事到如今，也顧不得許多了。他用力的擦，頃刻間就把鞋子擦得很亮，好如新的一樣。這個良善的主人擲下幾個銅元給他，他拿了快活極了，就想去買些食物來充饑，但抬頭一看，這位良善的主人祇有身子而沒有頭的。經這一嚇，清醒了許多，於是一剎那間好如曇花一現，都歸烏有，原來是幻想所成，並非真有其事。

醒來之後，更覺悲傷，就放聲大哭，這時適有二個白種人走過，

見他可憐，就問他原因。他捶着胸回答了，他們隨手擲了幾個銅元給他而去，韓森把銅元一數，共有五個，他喜歡極了，面上現出笑容，比富翁還得意。

沿街而行，見兩傍的食物舖中陳列着肉呀，豈呀，蜜糕呀，餅呀，花樣繁多。他躊躇不決，不知究竟買些什麼好？

有了這次經驗，他知道了獲錢的方法，便定了終身的方針。祇要老着面皮，每日沿街求乞，見有白種人由戲院出來，即向之哀號求乞，仁慈的白種人總會擲幾個銅元給他，以表憐恤，他拾了銅元，即向賜者面形笑容，以示謝忱，這樣每天的收入很豐富，時常可以享受香煙，香豈，蜜糕，餅乾等美食，以飽口腹。吃飽之後，或仍坐地上，

或依柱而睡，真是快樂！

韓森把父親給他的刷子和鞋油，始終好好的收藏着，不忍棄置，因為他妄想將來要娶一個美貌的妻子，生了兒子，等他到六歲的時候他可以命令他的兒子說：『小鬼！你每天要吃四大碗葷，我那裏養得你起？你年紀已經六歲了，理當自謀生活，這裏是一把刷子一罐鞋油，拿去替人擦鞋，也可以過日子的。』說完了話，把這副傳家之寶——刷子和鞋油，擲給他，並且一脚把他踢出去。

聖紗斐的鞋子

Adolph Erss

數年前，我在陸渡佛的一個小村子度聖誕節。很使我發生興趣的，就是能眼見他們的舊風俗，直到現在還固守着。在這個村子的人家，大多沒有所謂聖誕樹，就是偶然可以看見一株，那也決不是本地的風俗，乃是從外方傳入的。聖誕節是一個天主教的節期，但在這沉寂的夜中，深綠的樹，映着白雪，每使陸渡佛人腦海中充滿了神祕觀念。

我到村子的時候是在晚上，我所住一家已經裝飾好了，並且正在

預備舉行節宴，在聖像上滿紮着美麗的紙花，窗檻上懸着潔白的韓幔，桌上襯着細蔴的檯布，床上鋪着新織的被毯，最奇怪要算桌子了！它的上面鋪着一層稻草，稻草的上面放着一個曾經牧師祝福過的聖餅，聖餅的上面用一方白布蓋着，白布的上面再樹着一個小十字架，這張桌子，是表示基督降生在馬槽裏和釘死在十字架的故事，那天晚上我們都參與聖典，以紀念我們的救主基督。

夜漸漸深了，放在屋角的燈，光綫甚為黯淡。晚餐所吃的食物，是夾着甜醬的豆餅和麥麵，很不豐富。盛在罐中香氣四溢的肉，最能引起人的注意，但是女主人竟聲明在前說，這肉一定要留到明天吃。近烟直的壁上掛着幾條香臘腸，祇供人用眼睛去欣賞。主人亞斯拉夫

因爲明天可以有好的肉和餅可以款待客人，所以面上現出體面的神色來，使我也覺着快樂。

圍坐桌旁，吃着談笑着，容易使晚上的光陰銷磨過去。坦斯拉夫講故事給我們聽，而他的夫人唱着遺傳下來很古，含有宗教意味的民歌，女兒紗斐却靜默地聽着。我以爲她具有這種貞靜的美質，便是將來被稱爲聖的標識。她不願出嫁，已經拒絕過許多向她求婚的人，她情願進入庵堂修道，但是她的年青阻止了她。在星期日她常去教堂禮拜，並且加入唱詩班。便是在教堂中她遇見了我，所以請我到她家裏去參觀陸渡佛式的聖誕節。

老坦斯拉夫把陸渡佛古時的信仰和風俗講給我聽，特別提起搶親

的風俗，因為相習已久，到現在還通行着。每年總有二次可以搶親；一次在正月初一，一次在四旬節的前一日。當這個日子，許多妙齡女郎，各帶着一包袱美麗的衣服，炫耀着排列在街市的中心。她們鄰居的青年，騎着駿馬，巡閱過去，選中了合意的一個，便可帶去結婚，結婚的儀式不過是在男家婚宴了一星期，然後再到女家去辦一星期的回甯宴，便算完結，他們都覺快樂。凡不幸在正月初一落選的女郎，都希望在那四旬節的前一日得能被選，有幾個因為要預知自己的命運，所以在主顯節晚上，把衣包掛在門上，自己隱身在門後守候着。假使一個未曾娶妻的男子路過而觸着她門上的衣包，那末他便是她的未婚夫了。假使一個已娶妻的男子觸着了，那便表示她須終生守寡，得不

到丈夫的預兆。假使一個婦女觸着了，那末她在一年內非但得不着丈夫，而且必遭死亡。唉！我們可以想像，在這漫漫的長夜，等候命運的女子一定會覺得格外的長。在每次聽見有腳音時，她的心當然震蕩得很利害，因為發這腳音的人，便是她一生命運的判決者呀！

當坦斯拉夫講完了這段故事，紗斐忽然發言道：「我也深知此事……我也曾全夜的守候着……」

但是坦斯拉夫舉目望着時鐘，打斷她的話道：「親愛的！現在時屆夜半，我們可以去看看馬棚中的馬，并且給牠們飲水了。」

我們就起身，紗斐把這種特別的儀式解說給我聽，我才明白。原來陸渡佛人以為聖誕節夜半是基督降生的時候，一家之人，若能都到

馬棚裏去走一趟，主人吸着烟管，這樣便能保住家畜平安無病一年。這時候一切的水，也同蒙祝福，凡飲水的人，必能得意外的幸福的。她解說完畢之後，即持桶到井邊，汲滿了一小桶，自己先喝了幾口，然後再授與我喝。我覺得這水很甜，或者因為曾經她的芳唇吻過的緣故。

我們進入馬棚，這馬棚便在屋的旁邊。紗斐的母親提着燈籠，坦斯拉夫祈禱之後，繼以吸煙。紗斐對我說，凡在聖誕那夜，一切牲畜，皆視爲聖。黃昏時必須將馬棚打掃清潔，把新鮮稻草舖在地上，香甜的草料裝在槽中，壁上也用嫩綠的樹枝裝飾着，一切牲畜，都給牠洗刷清淨，各種器具放得整齊不亂，才算合禮。當我們進入羊欄，一

羣潔白如棉的小羊，都抬起頭來向着我們發怔，紗斐用手輕輕地撫摩羊背，牠們就很溫柔的吃草了。以後進入牛棚，馬棚，她也用手親自把牠們一一撫摩，使牠們安靜。我以為今夜的牲畜，果然可視為聖，今夜的畜房，果然如同聖地，但若沒有紗斐的光臨，決不能如此的。當我們離開馬棚時，天空的明星，輝煌燦爛地照着，但斷及不到紗斐秋水般的眼睛的光明和美麗！

我們回到屋內，同紗斐圍坐在火爐旁，我為好奇心所驅動，就請求紗斐把她所經過關於在主顯節夜中守候的故事，講給我聽。

紗斐說她保守得很祕密，直到現在還不會把這件事讓人知道。以後她就開始敘述：

「我有一個朋友，名叫馥姐，她是我的隣居，我們從小就常在一塊兒遊戲，相愛如親姊妹一般。當她十五歲的時候，已經有了情人，她常肯把她的情史告訴我，雖然我沒有什麼情史可以交換的講給她聽，因為我年紀還只十三歲。馥姐到了十七歲，就很希望同人結婚，可是她的母親因為她年紀尚輕，所以不許她在正月初一排列在市中被男子選去。馥姐有兩個愛情較深的情人：石珊谷，和葛士剛。石珊谷富而多財；而葛士剛是一村中最偉美的青年，可惜窮些！

馥姐的母親看中了石珊谷，她暗中應許他在正月初一叫她女兒站立市中，好讓石珊谷搶了去結婚。同時馥姐自己却已與葛士剛約定，叫他早些來帶她去結婚，免得被石珊谷捷足先得。到正月初一那天，

馥姐帶着衣包，很熱望的站在市中的橋上，等待她預約定的情人。等了一刻，偶然抬頭一望，祇見石珊谷騎着馬由山上向她而來，她惶急極了，祇得迅速地離開那橋，避過石珊谷的視線。石珊谷的馬到了，找了又找，總不見馥姐的情影，祇得掃興而回。這事以後，馥姐的母親並不懷傷，因為馥姐正當美麗的青春，雖然失去了一次機會，但總可找到一個如意郎君的。

主顯節到了，馥姐要實行隱身門後，試驗她的命運了。祇因孤夜獨候，有些膽怯，所以請我去陪伴她，我也很情願的答應她了。

一個嚴寒的冬夜，天空清淨無雲，大地萬籟俱靜，微細的聲音，可以傳達到很遠。馥姐把衣包掛在門上，拉我同她躲在一個大木桶之

後，注目看着門上，那時我蹲在她旁邊，聽見她的心跳得急而快，可知她已神經震蕩，精神奮興到極點了。她現在既不愛石珊谷，又對葛士剛生氣，她祇望得一個富如石珊谷，美如葛士剛一般的男子。究竟能否達到願望，且看命運來支配罷！

離半夜尚有兩小時，我足上穿着絨套鞋，身上披着皮大衣，並不覺冷，只是漸漸有些等得不耐煩起來了。我想馥姐因一個男子而情願受這般痛苦，真是奇怪，不如讓我來尋尋開心，把我的鞋子脫一隻下來，也掛在門上，以一試我的命運，馥姐的衣包很大，我鞋子很小，就是有人走過，大概祇會注意到衣包，而不至注意到鞋子的。想到這裏，我就放胆的實行了。

等了又等，直等到半夜，非但見不到半個人影，甚至連一些人聲也聽不到。大概因為天氣很冷，一般人喜歡住在溫暖的房中，而不願到外面來受寒。正在煩惱，忽然馥姐推推我的手，發抖着說：

「聽！聽！有人來了！」

接着我就聽見有脚步踏着雪的聲音漸漸近了。

「看！看！看！就是他！」馥姐喘息着說。

我還看不清楚究竟是誰，大概馥姐的目光比我銳利些，所以早就看清來人。

「妹妹！來者是葛士剛！這個醉鬼，我不愛他，你看他喝醉了酒，支着手杖，蹣跚而來……天呀！……但願他直衝過去，不要注意到

我的衣包呀……！謝天謝地！他祇用杖把我的衣包碰了一下，但不會取下來，若是他取下來，那我的身子便屬他的了……！我將如何……？

後來我也看清楚了。我素來認識葛士剛的，但此次所見的人，據我看來，並不是葛士剛。他是一個天使，穿着潔白如雪的衣服，背上縮着雙翅，或者爲天氣很冷，凍得他不能展翅，只好暫留地上。這個天使稍停一會，就杳然失蹤了。

我就跑到門前，仔細觀察，馥姐的衣包仍舊好好的掛在原處；但我的鞋子，却不見了！我想這怎樣是好！腳上祇穿了一隻鞋子，怎樣回家！父母見了，不是要責罵我嗎？唉！我真是又羞又懼！

這時疑慮滿腹的馥姐，仍躲在原處，繼續守候，我情急智生，也來不及告訴馥姐，就跑去追尋天使。不久終於被我找到了，我捉住他的翅膀，哭訴道：

「請你還我的鞋子！」

天使溫柔地回答說：「可以的，假使肯同我結婚。」

「我那能答應你……！你又不是一個人！」

「向我看，你就會看出我也是一個人。」

我向他注視，我便覺得他和馥姐的情人一般的溫柔可愛，我就問

：「天使也可娶妻嗎？」

「當然可以的，祇要他能夠找到一個像安琪兒一般的人間美女。」

「讓我看一看天使的聖容，」我說。

他低下頭來說：「親愛的！請吻我！你就會看清。」

我說：「我不敢！」但我覺得他的面貌，的確比馥姐的情人更可

愛，更溫柔！

「你爲什麼不敢？你這個女子好……！」

「我的母親對我說過……！」

「親愛的！有什麼可怕？將你的手遞給我。」

「可以的！請握……！」

「你爲什麼俯倒了頭怕羞？」

「我不怕了！」

他吻我，我祇覺得他的嘴唇很熱，好似燃着火一般。我從來不曾被人吻過，我以爲這難道是一個假裝天使的凡人嗎？他這般美貌可愛，竟使我忘記了鞋子的事情……。最後和他分離，跑回家裏。

次日早晨，我不能起身行動，因爲受了寒，精神恍惚，須睡在床上靜養一星期。

這事以後，被村中稱爲醉鬼的葛士剛，時常想來看我。馥姐見了，有些不樂，因爲他放棄了她，而來同我親熱；但她實在沒有妒忌的必要，因爲在我的心目中，祇信仰得我鞋子的天使；他必有一日把鞋

子來歸還我。在夜中我每夢見他晶瑩的目光，和熱烈的嘴唇，放射出甜蜜的愛力來。

四旬節的前一日，護姐被葛士剛搶去結婚了。雖然他飲酒飲得比從前更多，他倆却恩愛非常，度着快樂的日子。但我呢？祇紀念天使，每當主顯節的晚上，就去等候他，希望他把鞋子來還給我。我心中很安慰，因為我深信他既愛我的鞋子，就必愛我，既然愛我，就必有再來見我的時候。

紗斐講到這裏，便停住了，現出默想的神氣。

★ ★ ★ ★

我覺得我很情願做那天晚上同紗斐會面的天使，但紗斐所失的鞋

子並不在我的手中，我又何望呢？無論如何，且讓我問問她，看她究竟肯不肯讓我做她意中的天使。

她回答說：「若你是天使，那真是奇事。但我的鞋子在那裏？」她笑着，起來走到桌旁旋亮了燈，那時我毫無事情可做，只有靜守着。

隔了片刻，坦斯拉夫同他的妻子走了進來，把鞋子上的雪抖去了。時候已經是朝晨兩點到三點之間，紗斐的故事已經講完，我們決定要去睡。老斯坦拉夫在火爐旁坐了下來，那時雄鷄已經報曉了；在紗斐和她母親去就睡以前，他們替我在椅子上鋪好了一張臨時的床，但是我一時未曾睡着，只是在那裏想着紗斐和她的希望的故事。



八年已經過去了，我知道聖紗斐沒有結婚，也沒有進修道院。但
是在一個耶穌顯現節的早晨，有人看見她死了，躺臥在花園裏的板凳
上。在她的身旁有一隻婦人的鞋子。我知道這隻鞋就是天使所送來的
那隻，現在他再來取她去了。

瞎眼安達兒

Olav Duun

在哈勃脫地方，聖誕節時，天色甚暗，門外的風聲吹得異常緊急，傳達出冷的消息。家人們和客人都圍坐在火爐旁取暖，不敢把窗打開，他們坐在半暗半明之中，斷斷續續的低聲談着，景像十分蕭瑟。年老的安達兒被他們從寢室中請出來，坐在火爐旁的一隻大木箱上，他拿着火杖靜靜地危坐着好久時候，因此他們就知道他老人家不是要去睡，便是預備要講故事。於是他們都屏着氣息靜候他的究竟。凡安達兒所講的故事，無論新著，自己過去的歷史，或是別人過去的歷

史，皆能受人歡迎，因為人都相信他老人家不講則已，所講的沒有一句不是真實的話。

這時大家都凝神等候，不發一聲，使房中變爲安靜，所能聽見的祇有爐中的火焰聲，壁上的鐘聲，和簷外的風聲。

安達兒打了幾個呵欠開始說道：

『你們這班青年，爲什麼不學些歌唱呢？當我們青年時，我能唱許多詩歌，並且能講有趣味的故事，有的人不但能唱能講，而且還能如做戲一般表演出來。』安達兒連打了幾個呵欠，抹抹自己的鬚鬚然後繼續講道。『別的故事你們聽得多了，但你們不曾聽過瞎眼安達兒這一段事。人家都叫我瞎眼安達兒，但這是錯的，其實在我以前，早

已有人叫這個名字，當那年幼時，聽見鄉老講下面一段故事。

從前有夫婦二人到極東的荒野地方去開墾新地，蓋造了房屋。但是他們並未遷移到那新屋裏去，因為他們做了錯事。有二個少年愛上了同一個女子，那女子不知道應當選擇誰，因為兩個人都是他所喜歡的。有一天晚上那二個少年在路上相遇了，他們就打起來。結果有一個少年把另一個人打倒了，狠命的用手指將他兩顆眼球挖了出來，就回到家裏去了。那被弄瞎眼睛的少年並沒有把所遭遇的事告訴出來，可是隱藏的事終要顯露於人，所以那得勝的少年只好逃避到遠處的森林中，如同野獸般住在荒野裏好幾年。

有一天那女子也走出去了，她起先要去找尋那眼睛的少年，她的

父母和旁人也都贊成她。可是她終究走到了深林裏去尋着了那犯法的少年。

他們倆在深林中看起來似乎運道很好。他們墾熟了出產繁盛的農場，衣食豐足，無求於人，他們生了一個面貌很美麗的男孩，提他的名字叫安達兒。但是惡的報應沒有忘記他們，不過等待得長久些罷了。有一天那母親確實看出她的孩子是個瞎眼，就帶他到禮拜堂裏請神父施洗禮並祝福，還獻上了許多白銀；可是她孩子的眼睛依然沒有回復光明。

那一年的冬天，那被弄瞎眼睛的少年死了。據他的家屬說，他要爲自己報復冤仇，隔了不長遠那行凶的少年也死了。他有一天走到冰

湖上去溜冰，好幾天沒有回來。隔了兩個禮拜，他的妻子尋着他只臘一個頭擱在冰上，飛鳥已經把他兩隻眼睛啄了出來。他的妻子就把他用冰車運到鎮上去葬在教會的聖地上。現在她亦受着報應了。教會裏的人都以她爲羞恥。她心目中看出來彷彿她的父母親戚朋友都與她作對，恨惡她。

後來她的父母爲她非常憂愁，就出去找尋她。果然被他們尋着了，就叫她一同回到家裏。但是她最後對她的父母看着說：『我不回去，現在太晚了！』於是他們終身抱恨着當初對於自己兒女的忽略。

所以她孤伶地撫養她的瞎眼兒子，這個孩子很高興的跳着唱着，還不知道自己是瞎眼的。有一天，一個老婦登門求食，有的說他是拉

巴人，有的說她是一個妖婦，但無論如何，她來了總有目的的。她領來一羣孩子，只使他們立在門外。她看着安達兒說，「他是瞎眼的！」安達兒的母親看見門外有許多孩子，就叫他到外面去同他們游玩。他很高興的跑出去了。他們在空地上跑，跳，他也跟着跑跳，但是終久被石頭絆倒了，跌得鼻孔流血，他母親出來，把他扶起，並給他止了血。

他覺得有些奇異，問母親道：「什麼別人比我跑得更忙，跳得更高，而不至跌倒流血呢？難道他們能知石頭的所在嗎？」

「爲什麼！」母親回答說，「他們也如你一般，不知道的！」

「是不是同我瞎眼？」他進一步的問。

母親聽了這話，心中悲傷，就哭起來了，這時老婦安慰她道，『不要緊的，他將來總有變成明眼的日子的，請你不必悲傷。』

『那裏可以，除非是神跡。』母親說。

『他是一個幸福的孩子，會遭遇神跡的，』老婦說完了話道一聲謝，告別而去。

母親嘆了一口氣道，『薄命人那有這樣快樂的事，他無非是安慰我罷了！』

.....

安達兒已經有五六歲了，他走動時，常常跌倒在地，母親見他跌倒，就悲痛到哭泣。那時安達兒爲要安慰慈母的心，往往忍着淚勸慰

道：『母親！請你勿哭，我的眼睛能見物了。』從此安達兒唯有終日默坐，不願動作。

有一次在秋天的晚上，他坐在一個近傍的山脚下，他聽見樹林中遠遠的有鐘聲和鳥叫聲，這種聲音別人都聽不見，祇有他能聽見，他高興起來，就大聲歌唱，從老婦去後，這是他第一次的歌唱。開始所唱的不過是平常的歌曲，沒有什麼特別，唱到後來，愈唱愈妙，音調的和諧悅耳，爲他母親從來所沒有聽見過的，這真是一隻新奇的歌曲！

『安達兒，這樣好聽的歌，怎樣給你學會的？』母親問他。

他不作一聲，靜靜的坐了好久，然後對他母親說，『母親，我現

在真的可以看見了！」

母親說，『可憐的孩子！你能看見的不過是你常見的漆黑一團罷了。』

他堅決的回答說，『不！我能見我全身，我能看見樹林，湖，太陽，鳥聲，和世界上一切微細的東西，我覺得世上無一不美，啊！真是美麗。』

此後他常獨自歌唱，默默寡言，他的母親，每日跑來跑去很忙的去謀生活，當晚上回來的時候，常把村中的事情講給他聽，因此他從母親處學到了許多言語，但他所唱的歌調，都完全是他自己創造的。

.....

到了那時，有許多人漸漸移殖到荒地來了，他們搖着船沿湖而進，找到了許多房屋。更前進些，便支起帳幕，住在那裏，但安達兒母子的屋處却還很遠。在這搬來的人中有一個特別人物，有的說他是做過牧師的，有的說他是經過商的，沒有一個能確實猜出他究竟是何等樣人。他更前進，很遠的造了房子，和他的女兒住在那裏。

安達兒告訴母親他聽見遠處有很嘈雜的人聲，她留神的聽，總聽不到。

流光如駛，安達兒條已長大得十六七歲了，他仍舊是瞎眼，雖然他自信看見各種東西，人家就給他一個徽號，瞎眼安達兒。

他既不常出外，又不與人交際，一副怪臉，和自言自語的神氣，

使附近的牧童們都見了他害怕。他們當他一個妖怪看。

有一天，安達兒正坐在山旁唱歌，被猜爲教士的怪人的女兒正在近傍採樹菓。她名叫琳娜，生得如天使一般的美麗。她聽了安達兒的唱歌，好聽非凡，不知不覺的就坐在安達兒的近傍，而安達兒亦臉對着她，更熱烈的歌唱。他倆的心靈在美好的歌聲中自然地默默契合了。

歌聲停了，安達兒向着琳娜笑着說：『我知道你在這裏，可否請你再走過來些。』她就坐在他身傍，並且要求他繼續再唱，但是安達兒不唱，他倆談天着很快樂。

以後琳娜與安達兒天天相聚，大有不願分離之心。有一天琳娜說，『安達兒，我很愛你，我願住在你家，因為我的父親性情凶暴，新納的繼母又很虐待我，前幾天來了一個客人，我的父親便要將我嫁給他，故我逃亡至此，不願再回家了。』安達兒的母親就留住她。

琳娜善於操作，能割草，採柴，收羊及種種辛苦的工作。她同安達兒好如親弟妹一般，相敬相愛，快樂非常，安達兒自有了她做朋友，生活就比從前活潑得多，他有說有笑，唱着，跳着，引得母親也覺開心。但唯一的缺憾——安達兒的瞎眼——總沒有法子補足。安達兒曾說『那一天我目能見，我便要與你結婚。』

琳娜與他們同住兩年。隨時把自然界的景物解說給安達兒聽，使

他多得智識，認識了更多的事物，有時又教他唱詩。

有一天她回家去拜訪父親，他正在生病。她服侍他並且安慰他。當他再到安達兒家時她對他們鄭重的說，『我聽見人說在極南的地方，有一個神醫，他能醫各種奇怪的疾病，能使盲者復明。我現在立志要去賺錢，積蓄起來，等有了路費和醫藥費那時我就同你去求醫，醫好了之後，我們不是要快樂麼？』說完了話她就去了。

過了幾年，琳娜還不同來，人家總以為她是不會再來的了，但事出意外她竟翩然回家，並且得了許多金錢。她就同安達兒向母親告別，到極南去求醫。這時母親的心當然是愛喜參半。

沿路唱歌求乞，得免饑寒。如此披星戴月的行走有數年光陰，然

有志竟成，達到了目的。

神醫把安達兒領到房裏，叫他睡在床上，用布遮住頭面。隔了幾天，醫生把布取下，領他到外面試看，安達兒還不能清楚的看物，祇覺得有許多東西在眼前旋轉。再隔了幾天，他的眼睛果然明亮與常人一樣了。

安達兒目能見物之後，在他的腦中突然加增了許多新問題。他向樹林中直跑，帶跑帶看，想在短時期中把世界上的萬物看一個究竟。他竟把琳娜暫時忘記了，醫生的恩典亦忘記了，直等到人疲力竭，才跑回原處，而琳娜正在哀哭。

琳娜付了醫金，告別了醫生同安達兒緩緩的走，兩人心中充滿了

快樂，但是安達兒對琳娜說：

『請應許我個要求，你先回家去，把我眼睛醫亮的事情報告給母親知道，使她老人家也可得些意外的快樂。』

『但是你將安往？』她問。

『我覺得四面有聲音叫我，我不知道世界究竟是什麼？所以第一件事我要去仔細的尋找世界，觀察世界真相，認識世界，然後再回家。』

『你願意如此，誰能阻當你，但你應當早日回家，不可在外面浪游太久。你當知道母親和我在家天的望你回來，她幾何哭出來。』
『這當然的，我現在好如一個新生的嬰孩，一點亦不知道什麼，』

所以必須去研究世界，這次蒙你熱心扶助我，我真是感激你。」

說完了話二人相抱接了一個吻，就各分道而行。

.....

琳娜回家，與安達兒的母親同住已有八年，這時候她風燭殘年，甚多疾病，幾何十天倒有九天睡在床上，琳娜細心帖意的服侍她，如同自己生母一般，但她年老性急，有時想起愛子，反責罵琳娜，不應該把她兒子送到遠方去，使她垂老之年，母子乖離，有時竟叫琳娜再到極南去，把安達兒去找回來，因為她思兒之心，實在深切得不可再耐了。

每當老母發怒之時，琳娜總是柔聲的勸慰說，「他目亮之後，如

同孩童一般，當然喜歡在外面多遊嬉一會，你老人家忍耐些罷！他不久就會回來的。」

荒土的涼風如利剪一般，竟把老母一線的殘喘剪短了，她臨死之時，還切望她愛子回來，以圖一面，但終於未達到願望。可憐的琳娜此後沒有伴侶了，孤伶的守候著始終不以為絕望，不過每當風嘯雨晦之夜，燈光慘淡，形影相吊，難免嗚咽起來。

「他難道忘記了我們嗎？」

.....

安達兒在外面東飄西蕩，沒有定所，他學會了各種歌曲，他看見了各種珍寶，他的足跡幾乎走遍天下，他現在把世界看熟了，看厭了

，同時他想念老母，想念琳娜。

歸心如箭的安達兒日夜趕路，向荒地的故家而來，推開門來，祇覺得鬼森森的沒有人影，驚疑非常，仔細找尋，才看見一個半老的女人，病臥床上，只有奄奄一息了，這便是琳娜。

「啊！你回來了！你是安達兒？」她問。

「是的！我回來了！母親呢？」

「她不幸早就死了！我呢也不久於人世了！你在外面得着什麼？」她的音漸漸微弱了。

「咳！我去了太久了！我真愚笨，我雖然得了眼光，但我失去了你們，這種得不償失的買賣，我做錯了！」

他坐在床邊看護她，他所禱上帝，求他使琳娜康健。他把旅行在外的故事講給她聽，使她多增見聞而快樂，現在琳娜是年老眼瞎了，安達兒却完全好，這個情形，適與數十年前相反。可是琳娜的病日甚一日，終於瞑目長逝了。

這是一個秋天的早晨，杜鵑伏在林中不敢啼號，樹上的烏雀躲得寂靜無聲，層層的黑雲堆積得可怕，天氣很悶。安達兒立在門外，怒目向天，厲聲咒咀上帝。他責罵上帝爲什麼給他眼睛明亮，而使他失去老母和琳娜。

忽然電光閃爍，一聲雷響，好像天崩地裂，把安達兒驚倒在地，昏暈過去。隔了不久，他醒轉來了，但他不能看見什麼了，他的雙目

又失明了，這大概是上帝的作爲，把安達兒的眼睛弄瞎，給他一個教訓。

安達兒住在荒地甚久，他的眼睛永遠是瞎得同我現在一樣。這就是我今夜所講瞎眼安達兒的故事了。

.....

他們在黑暗中坐了一息。女主人阿斯原就是老人安達兒的女兒，說道：『老年人所講的資料在末後總帶着些道德上的教訓。』

『關於道德的？』老年人笑着說：『我們閒坐談笑，若不含有深意的中心思想，那便沒有價值了，所以從前人講故事，總可給我們一個良好的教訓，關於這種的故事，以後有暇，我可再講給你們聽。』

不死的靈鳥

Ellin Wagner

羅爾夫孫里遜 (Rolf Soneon)，一個職業候補人，在很早的清晨就起了床，手裏拿一雙鞋子到廚房裏去。冬天破曉的朦朧微光從廚房的窗外貫進來，在半明半暗裏他瞥見了一托盤的杯子，碟子，玻璃杯，許多東西。更逼近點一看：還沒洗的杯碟嗎！那個小丫頭公然去睡了，這些東西也全不管，概不想想，月曜日清早一起來就是一大堆杯碟待你幹去，那時會發生什麼感想吧。他東找西尋地覓得了鞋擦子和刷子，就動手擦光鞋子去。那些東西，她總應原諒才是話，因為她

不死的靈鳥

只要眼一睜就是許許多的工作。

「假如在美國，」那個青年想道，他曾經吸過一兩口美國的空氣，「那麼，早由姑母領着昨天的客人攢入廚房裏去，不過五分鐘，就於快活的談話當中把牠們說得清清爽爽的了。不過這種事，在我們這裏不會有過。我定會願意看看先生和太太們的面孔，設如我建議請他們去說那些東西，不要操着手來嘆僕人不敷用的話。」

孫里遜醒得很早，表現出不醒欣的抑鬱來。「這是什麼原故？」他想到，「我昨天不會飲過酒，我也不會赴過宴會，我也沒有薄酩候駕的請帖。」他於是想起另一回事來了。

「想不到，安吉勒 (Eugenie) 會這樣庸碌，」他這樣想！

廿年來，他當然對他的姑母有無限的情感的。他讀書大學時，不管聖節或非聖節，她那快樂的小家庭總是任他來去。他有各種祭辰和紀念日，現在被人記得清的紀念日——例如她的父親受學位的日子，關於加爾堡 (Karlsberg) 軍官大學的早忘了的球念週年紀念日，或者她自己的結婚日——給她的內姪的也多少有幾天；飲他的祖父，祖母，或姑母的壽酒。

難怪他認定她是慈心的婦人，一個雖無兒子却有母性愛的婦人。這種情形才是個幻景，在他姑母的靈魂裏面竟至發見了人道的墮落，未免令人難過了。「婦人，」他自語道，「唉！她們自處和對人都是毫無顧忌的。」

想得忘形了，他老是鞋子的同一點上摩擦着。時間已八點半鐘了，那個丫頭睡死了。「我終須原諒這個小愛納（Aina），」他想着，「我要把我的意見同姑母講去：『親愛的姑母！你是一個年輕，活潑，和健強的人，不要在那裏坐着抱怨，你的寶貝阿馬麗亞（Amalia）嫁人以後，想再找個比得上她的女僕是不行的。現代的女傭，那裏有什麼誘餌叫她們把青春給你犧牲去，姑母！你自己工作罷！你自己當僕傭罷！那才是直捷了當的解救法。放假日子我就會來的，你也可以得一點臨時的幫助。并且，親愛的姑母呀，你的手就在你的心上！最近你到斯德哥爾摩（Stockholm）去找到了那個可憐的女僕，當作十二分的可憐蟲帶了回來，你自然會覺得真像做了一件什麼了不得的漂亮

的事業似地。但是給阿馬麗亞汲水擔柴的日工爲什麼遣開去呢？告訴我，姑母，你會否理會到一個女子經過了三生九死，良心上只是個破碎了的人生——這種姑娘遇着認爲應避免的重擔還有不會乖巧地閃脫的嗎？在這生活高昂時代，你不想從她那無限不幸運裏節省幾點錢嗎？』假如姑母於今晨早餐以前，自己不在良心的明鏡裏照個清楚，那麼我是個可憐的猜謎者了。試想昨晚她當着那妬羨的客人們吹出自以爲是的牛，什麼這個女僕如何的願意和馴心，說，『所以，而且，我知道我能夠佔有她了。』』

從大廳到脚步聲也漸漸聽得着了，孫里遜才明白她并非睡得怎樣死，原來早已忙着清晨的使命了。他急忙開開門，在柴擔和水桶的重

負下面，彎着腰的原來就是那個小丫頭，她曾經被運命破壞過，一個年輕小姑娘，銀灰色的皮和凹陷的兩頰。

「你快走了嗎，孫里遜先生？」她問他，費了偌大的氣，疲勞的眼睛牢視着他。「你很忙麼？比爾格蘭小姐對那回事完全沒有說什麼嗎？」

「沒有，真地，」那個學生回答道。「你希望我走開嗎，愛納？我麻煩得很吧？」

「呵，不，」姑娘說道，愛納這個稱呼把她吃了一驚，原來爲保守祕密，直到現在，這裏的人們都叫她安納 (Anna)。

「我很喜歡幫你的忙，」他繼續說道。

「我以為比爾格蘭小姐昨天多少總說得有關那回事的話，」姑娘說道，「那時他們主客是那樣高興。搥鞋子給我，孫里遜先生。我會把牠擦得好好的，但是我不得不先燒好了火，咖啡煮上，因為九點鐘時候還沒好，她會冒火的。」

「謝謝；現在我差不多完工了。否，我也不能不說她完全沒有說過，」他說道。

「她承認了保守祕密，我才答應在這裏留兩年再看，」愛納姑娘一面說，一面用力折斷柴棍，那樣脆弱的人，氣力却是很兇的。「但是，今後任何時間，我都可以說走就走了。」

「只有那時候補教師坦堡先生 (Temborg)，他住這裏的正對面，

所以猜到了你是誰，但是我不能不承認姑母是個別線人。」

「當然，我敢說，從報紙的圖相上面，他不會認辨出現在的我來的，已變相了。」她現出似愁似喜的神氣。

「被我們知道了，你很惱恨嗎？」青年問道。

「不，真地，因為現在我喜歡走就走。我已安頓停當了，就為那回事。」

孫里遜突然轉面來注視着愛納姑娘倒也有趣。那麼，他的姑母已經料錯了；他滿覺愉快。就是那種可憐蟲也會變卦，不願汲水擔柴了。就是破碎得不堪的運命也不能使現代的女僕軟化和就範了。

背叛加緊地薰染着。

她挨近竈爐蹲踞着，只能看得見那纖弱的空洞的頸子，表現出英勇的風味來。

「你在此地覺得難過嗎？」他和善地問道。

「我猜想比爾格蘭小姐定是說，她以為應當是怎樣愉快的和感激她的吧！」她問道。

「是的，」他承認道。

「但是，爲什麼我真會這樣呢？我也未冒犯過她。她帶我到這裏來，給我從朝到夜的工作，真像給我做了一件什麼大得了不得的陰功似的。」

「這裏很苦嗎？」

不死的靈鳥

「是的，這不錯。第一件，這裏沒有煤氣管。」

孫里遜禁不住吃了一驚；「魔鬼，這才是呀！」因為有了煤氣，敢於做出自殺他們的婚姻的事體來，因此她曾經兀的惹出一種爆裂，把誰不欲生的全個家庭掃個精光。「這裏，你總知道把人心來比你的想像，想像是如何簡單了，」他想到。「你或許以為這位姑娘會一見煤氣管就要害黑斯德里症。你以為煤氣的臭味會使暈眩起來，」但是他才這着想：「唉，我就不願在沒有煤氣的地方逗留許久。」這樣看來，你是習慣了煤氣的，」他低聲地說，深怕嚇退了她那交際的心情。

「呀，是的。在斯德哥爾摩的任何地方都有的。并且，此地廚房裏又沒有便當的水。那邊房子裏的姑娘說過，別的女僕在此地時，格

外還有一個日工呢。我終猜不到她會以爲一個從這樣那樣不怕悶死人的情形當中會生出格外兇的力氣來。」

「呵，你有一個小孩，有嗎？」青年像對着聖母般的發出鄭重的情調。

「是的，」她回答道，「不過那個小東西已經死了，只我活受罪，真似我值得死了。誰想到我會得救，在比爾格蘭小姐廚裏這樣躡來踏去的奇蹟裏。她也用不着我了，她很能夠動手幹去，雖是她不會這樣想。」

「我可以幫你一點忙吧？」孫里遜說道，他很願逗留一下，好再把這個怪人看幾眼。

「沖咖啡，假如你知道辦法的話，」她現出風流的樣子來。

「我還會洗盤碟呢！」

「未見得吧？」她笑得很自然，立刻臉上也光明了，換了一副面孔。他看她同他一樣的年輕，自從她在一個夏天的黃昏后的格魯納蘭 (Gröna Lind) 公園裏同理髮師蹀着他們的愛情時起，到現還沒許久。是的，理髮匠。他把她的門稍微推開了一些，看見一層樓上的理髮徒弟正如此這般地講出真象來，他說在比爾格蘭這裏的那個怪女子，曾經如何要求他把丹蘇里爾會 (Tonsorial Society) 的社旗掛在她的牆上。

現在他明白了，她曾經想同理髮師一同死去，是一個很文雅的理

髮匠，據事實的證明，他還希望做出最后的奇蹟來，正當吃緊的當兒，他扭掉了總煤氣導管。除開理髮師不說，格外還死掉了三人呀！孫里遜是不會把丹蘇里爾會旗掛在牆上的，設如處到她那種情形時候。

愛納姑娘給他斜視了一下。

「他是個理髮師，」她簡單地告訴他道，「并且，」她繼續說道。孫里遜的溫柔和欽敬的態度已經鼓起了她的勇氣，「那是他們的社旗。」

「那麼，他是丹蘇里爾會的一份子嗎？」

「否，他是一個豐鎮 (Fian) 人，當我們會合時，他正在弗爾剛 格格丹地方 (Folkungatan) 有了臨時的地位。他有點奇詭那個社旗

的義意，直到人家告訴他，那是一種鳥，焚死了以後還能夠從灰燼裏回復牠的生命。并且我們共同活着的最后一天，他那樣兇地記念着這個靈鳥。『那麼，設如這是確實的』——他裝出一種鄴鎮的土腔——『不是我和你也會有復活的一天嗎？』我呢，可以說是難得的復活了，我可這樣說。孫里遜先生，請你想想，你甦醒轉來時會怎樣感想，何況自己活活地看着那個孩子——他已死了，你那時失掉了一切了。好，那以後的一切，我說不下去了。」

「可憐的孩子喲，」孫里遜說道，現出真傷心的樣子。

「你說着牠，」她說道，「你爲牠激動了你的情感嗎？我當時以爲我快瘋了，我是病了，還加上那樣兇的刺激。我從孩子旁邊復甦轉

來時，又到了監獄中去了，於是更加病了，才又被赦宥。就在出來的
一天，比爾格蘭小姐來了，格外有個酒店經理，救濟會不讓我去見他。
因此大家都同救濟會一樣，說：我應該同比爾格蘭小姐到鄉間，好
調養一下身體，并且給人們忘掉我的機會，可是現在才完全說不上那
些話。」

「這裏誰也不會輕蔑你，愛納，」他說道。但是，他說這是他的
智力所想不到的事體，因他明顯地不能夠忘掉關於她的罪過的討論，
這都是從昨天她的歷史洩露了以后才有的。太太們從此都說她們吃不
下她做的蛋糕；看見就會使她們作嘔呢。

「你萬想不到，」愛納姑娘說道，「甚至昨晚他們給我那樣難受

的臉色。不錯吧，孫里遜先生？」

「那樣嗎？」

「另外有一晚上，我夢見過那個鳥，同時就是理髮師，我夢見他從灰燼裏活潑潑地復甦了。你能夠猜得出這意義嗎？有時我以為……這多半表示我有一線的光明，總之……」

那個青年學生被感動了，好奇的羣衆已經失掉興趣的偉大悲劇，原來才是這樣。至於他呢，決不會冷落過他的推敲，那不幸的人們是如何遭遇，他們轉瞬就飄泊於最不幸運裏面，只好退藏在黑暗當中。或者，他又以為關於他們的傳說，只穿鑿附會在露骨的表現上，人們也就照樣相信着。牠，一到新的紀載沒有他們的名字時，一點也沒有

了。人們是缺乏想像力的，只有反映罷了。

「可是，你不會想到躲避，只是呆坐在那焚屍堆上嗎？」他問道。

「我生活在一個土窖裏，」她回答道。「你看，他失掉了工作，

弗爾剛格格丹地方也尋不到別的好推薦。我們才到泰爾黑弗斯格丹地方 (Tjardhovestan) 的一個臨時住宅去看看，那裏住的有十四家人

家。但是，當時我們以為倒不如死掉的好。設一個有生氣的人在那裏能夠安靜一分鐘，他說得好，只有臭蟲做得到，並且就是那樣，價值也是很貴的，再不想租什麼了。有許多人告訴我，你好隨便在單身毋母的家裏寄寓一時，並且我們會幫助你的，但我決不會向人說過如

何下場的話，因為這種事一提及就會使腦子疼。因此他也就變成這種人，就是希望趕快死去。我的上帝呀，現在我真地要趕快替比爾格蘭小姐煮好咖啡才好。」

比爾格蘭小姐醒了，良心上有什麼難過的樣子。她是不能不受責備的，既承認愛納和救濟會保守祕密，但是不到第二天日落以前，全鎮都知道這回事了。當然，她不會一次將這回事和盤托出，但是只要她那半吐半吞的神氣，也儘夠給人家去猜透這個謎了。並且他們獲得結論比她的希望快得多。

她的內姪兒以為她破壞了禮節，她心裏早就不快了，並且愛納女僕一走進來就恰好插入關於她自身的熱烈的討論當中，現在回想她的

面孔上擺出來的抗議，也是令人不舒服的事體。

「憑我良心，我是打算幫助她一點的，」她這樣想着，正如一點鐘前她的姪兒所想的一樣。

當比爾格蘭小姐穿着日本寬服出來走到廚房時，不覺忿激和驚異起來，因為她的內姪兒在她的面前，正飲着咖啡，同愛納作很高興的討論。咖啡和小孩子賣弄慇懃，這兩層，她還可麻胡過去，但是愛納對於主人很收藏而對他卻開心見性似地，那怕近視眼也會看這有礙於她的體面的事體。她走來打斷了愛納的談話，無從使她接續洩露出她的心事來，也是她的一個很大的缺恨。她曾為愛納所傾心過，也不純粹是她希望得到一個誠實和忠心的女僕。她也曾為她所傾心過的，因

爲這裏就是她的生命本身所在，可怕和惆恍的生命，幾經震撼的生命，格外又給她的厚遇，棲身，吃飯，工資，雖說不多——這種觀念也一時雜揉那些想像當中。她問她道：「現在怎樣了，愛納。」但是她簡單地回答道：「討厭。」

「願你晨安，姑母，」青年說道，「愛納正來給你煮咖啡，你就在此地同我一道用咖啡吧。」

「我的意見，」她的姑母說道，「倒不如到客堂去，也在那裏把早餐吃好。」孫里遜想試探她的心事，也不格外刁難，隨着她去了。在他的背后，他給愛納姑娘點一點頭。

門關時，她把臉一歪，做出輕視他的樣子來。

當然。她自己是不十分明白她的全部罪過的，一切都不打緊，只有那負重的工作不得去做時，背疼得難過。但是，現在又發見的事體把包回着她的濃霧吹散了。她覺悟了，她想起了。原來如此，她正呆板地把汽水放入盤裏時，全身筋肉一下拘攣起來，彷彿抽筋症似的。他也曾用溫柔的手使她說出自己的心事來，但這對於她有什麼結果，他是不知道的，說到那種溫柔也不是什麼純正的；當她把眉頭一皺時，他就同他的姑母去了。「你不應該同那種有罪的人表示什麼好意，」那個老婦人會這樣說，她是不錯的。她是無罪的人，但就一方面說，是有罪的，因為像她這種斯德哥爾摩鄉下大姑娘應該明白，你是不能夠同總煤氣管鬧出猴子把戲來的。這些大概都成過去了，不過她

的生命裏終要留着痕漬。當那個丹堡先生的女僕穿着 Christmas 短褂從獄裏走出來，——搖搖擺擺地走去。她的愛人已於聖誕節毀滅了，是是，天哪，她很會有第二個的。「可是我呀，」愛納姑娘想道，同時流出滿臉的熱淚，「決不想什麼第二個，設如我是能夠死的話，那是最好的了。」

這種鹵莽的說話比一般的隨便的談天，更能使她有深刻和嚴重的意義。因為她知道牠的幽義，她已經死過一次的，當她同他的愛人。呀！緊緊地，更緊地，她同那個理髮師相互死抱着！那晚經過的許多事體她都已忘掉，但她還能夠新鮮地感覺到理髮師的頑固的，可怕的把握，——和那淒慘的，恐怖的結局，就是他比她先窒息死了，她的

手臂抱不住他了，他已經先到九泉了。

她現在可能追趕着他嗎？她不知道；他讓她個人在世界上孤身隻影地。她敢去追趕他，找尋他嗎？

她想得發抖了，但是她轉眼看到許多盤碟時，不覺又回想到別人的女僕時她曾經如何欺騙了她，而今她可要來報復我了；她又想到什麼那位紳士怎樣懦弱——於是她仍以爲死倒是一樁很容易的了。假如她對於死和在比爾格蘭這裏生兩回事沒有計較過，死神不會有好大作用的。或者，至少也沒有好力量。她站在那裏思來想去，同時把比爾格蘭小姐的一個舊了的却寶貴的茶杯從手裏忽然掉了，并且恰巧落下

去打破了兩個杯子。好，現在天秤上量死的一頭加重多了。她只是呆視着，直到聽着那個披了上裝口裏噓着出去時。他不來洗盤碟了！揩盤碟，真地。現在她和憤怒的比爾格蘭中間再沒什麼屏障了。

她預備着的是如川流的淚。她寫了一張給女主人的字條：「原諒，我不能久留，太太，你是知道的。」於是她放五個克郎在碎杯子裏，作損失的賠償，并她隨身帶來的壞的什物也放在爛網袋裏。她必須預備足夠到斯德哥爾摩的車資，爲安全起見，她又不得不取回的五個克郎。她只有到那裏去，到理髮師的墳前去，又怎樣呢？好，不再作孽了，也不要去找那需用得着她的酒店。

命運總是用無限的坎坷來爲難她。正當他們倆各自走的路線快要

在另一處的斯托拉格丹街 (Stora Sten) 相交時，牠偏把孫里遜勾引入雪茄店裏去了。不然的話，她會知道他正從日工那裏轉身，并且日工今朝就來上工了。不然的話，孫里遜一定會把她擋回來，在半路就會給她報告；在客堂裏，對於階級和人類的關係，他是如何開導他的姑母，使她得到了新的認識。「現在，你要曉得，姑母，」他曾經說道，「每個茅屋裏的小姑娘的唇上都生來就帶着一句問話：爲什麼我應當來侍候比爾格蘭小姐呢？爲什麼她不自己動手呢？在姑母方面，當然是願意永久佔有阿馬麗亞的，正如德國人說的安樂長存；或者再進一步說，你當然只願意看那將來和永久新出的舊式僕人中的模範人物。但是，一切都只是妄想。因此，你終會不得不改變法門的。」

可惜愛納姑娘攜着敵袋走過時，孫里遜正背街面，同雪茄店經理的女兒開玩笑，他們倒有愉快的一瞬呢。

比爾格蘭小姐已經有了很好的決定時，出來到廚房去，愛納已不見了，她不會用點推理力去求出愛納姑娘是否一去永不來的結論。

「我的內姪羅爾夫也在這裏，何曾怎樣苦難你，」她抱怨似地說道。「現在怎樣辦呢？雞蛋煮了好久了？」

她在那間屋裏走來轉去，找什麼也找不到手，她的姪兒回來了。「她跑到什麼地方去了，」她抱怨似地說道。

運命還在加緊作弄愛納姑娘。就是這件事也把他花了五分鐘才決定了他應當到車站去找她的計劃。并且同時火車吹了叫子了。

「魔鬼呀，火車呀，」他嘆息着，同時把冬帽緊按在頭上才跑出去了。

還未攏車站，他就慌忙地朝着女傭室望去。

「她帶着早昇天界的希望去了，」他說道。

「帶着什麼？」比爾格蘭小姐問道，噢了一驚，急忙巡視屋裏看
失掉什麼沒有，幸好她毫無損失。

疑惑

J. L. Walsh.

1

一個四月的晚上，長堤上走走，或者圩琪裏逛逛，我正從我的春裏打算歸來。當我向着中央車站走下去時，看見我的朋友萊弗 (P. Rive)。

伴隨着的外有一個男和一個婦人。他和那兩人恰好是相反的對照；那一對夫婦表現出來的神氣真個太不入時了，並不是他們沒有什麼裝飾……壞的就在那個裝飾：他們照着鄉下古董式的裝束，把禮拜日打扮得十分好，因為他們要兜風頭去。

疑 惑

1

得萊弗向着我打一個招呼，表示「等一些些，我們好趕上來一道走。」我就在那碼頭上的一個咖啡店裏找了個地位，看着那告別送別的情景免得等起來發燥。

也沒許久；那一對夫婦走入火車裏去了，門也碰的一下撞闖攔來；既已坐定了，那個丈夫現出一種胖漢的客氣來，總是向着他的東道主一臉的笑或者以目示意；至於她呢……

在這個面孔有什麼能夠引人注意，簡直弄得我不得不作更進一步的考查呢？

最惹人注目的一點，這個婦人比她的丈夫年輕得多。無論如何，她實在是生動得多。再一層不十分肥大。她的面孔恰如她的丈夫一樣

，表現出十分溫和的神氣來。她那稍覺太大的嘴含笑時那溫情的銅青色的眼睛也含笑；並且仍然是……我禁不住要從那動人的外貌上面狠心地看出什麼來，我的視線描畫着她那豐面像的輪廓，好更加解明我的印象。

門是開着等那落後的人們，當賣票將車票打孔時，在我所研究的對象上觀察到那兩隻脚如何栽在地上，硬直直地死板板地，步步確實的神氣是乎是個運動家似的，同時我又注意到那一雙笨重的舊壞多時的鞋子。

火車開頭了。在我的朋友得萊弗方面有一場的握手，那個丈夫也不免將肥小的手同他搖了一陣，那個婦人也點了幾下頭，那樣又冷淡

又費力的點頭，似乎是象徵着他們那日常生活的暫時破裂。

得萊弗已掉方向了，只是我個人繼續觀察下去，看着那婦人面容上的溫柔態度漸漸消失了，好像日光的反映漸漸被灰色的烟霧所吞沒一樣，不特如此，我以為甚至什麼祕密也被我辨別出來了。至於她那肥丈夫呢，他自己安閒的坐着，他的背移靠着正要滑掉的柱頭上，身體縮成一團塞在那一隅裏也不見不舒服。

二

「那才是話。」得萊弗說，「還是等着我呀！你這個大漢！」

「你們的好朋友嗎？」我指着將才分手的一對夫婦問道。

「老相識，」得萊弗在幾乎可以聽得到的寂靜時候回答道：「是的，是的……很好的熟朋友，他是一個很特別的朋友。我老是有點歡喜他。早年的一個老同事，那時我還在教書。呵！是的，十五年前了，我們兩個都是美費爾 (Mephal) 學院的教授……倒還有趣，在那種洞的世界裏。一個在亞姆斯塔丹那種街上高視闊步的人很難想像得到這裏人們的逍遙苟且的生活。」

「真是不錯，正才好養肥些，看看你那個朋友呀！」我滑稽的說道。

「是的，」得萊弗裝出沈默的語調回應道。我不敢說他那種聲調表示出來的愁悶是否比自慰還兇。「是的，他早就老大了，是不是？」

我們是同樣的年紀；自從在萊頓 (Leyden) 大學讀書以來，我們大家已經很熟識了。他是一個快活的謙遜的朋友。他讀文學，我自然是讀的政治經濟學。我們起頭像個可憐的狂熱的笨伯——但是在一兩年過也就冷下去了，不覺漸漸單純無味；後來簡直覺得你們這種工作等於當乳母的職業一樣，至少也有一點相像，不管牠，沒有好多久，我就離開學校了動手在司法界幹一點小事，因此插入政治界的下層階級裏去了，正是你說的，他呢……他仍還是那樣。這一切却是一個問題，一個稍微有生氣或稍微生氣的問題，一個冒險精神的問題……不久，他是已經結婚了；在那些情形當中，誰也不會將穩定的地位去冒險。無論如何。這種態度，實在要佔很大部分，在我們中間。」

「他的婦人，」於是我急忙問道。——設如我的記憶是不錯的，那時我們是正在「丹姆拉克」游玩着，這大的溝渠和美費爾地方的差異也不能說不會感到安慰——「他的婦人的神氣是恰相反的，總可以說她決沒有喪失比較的活潑態度。」

「啊，」得萊弗說道，他燃雪茄停住了分鐘上下。因路燈的光線，他那一雙兇銳的目光注視着我。「啊，……你曾經注意到了。」

「難得我那種浮浪生涯，」我回答道，「在圩堤一天未免使你太厭倦了，但是把種種觀念都無形地掃除乾淨了。好像令人快癱瘓的樣子，或許并且我覺到——我老實說吧。——就是這個婦人有點……有點沈悶和嚴肅的態度，在這回事，也說不定是只一個印象……那車站

和暮色陰沈的貨車所給我的一種印象。」

得萊弗不曾回答。沒一會兒，他突然肯定地同我說：「我們在阿坡託住一下。」

三

於是我們到了阿坡託。一個圍着紅色的小圓桶，就當桌子用，那漆得發亮的蓋上擺着兩個無柄的精緻的酒杯，裏面泛着紅暈的毒汁。我們的周圍是正初到黃昏的咖啡店的荒涼景象：空氣悶鬱得緊緊的，到處都充滿了小罩燈散佈出來的靜默的昏黑。但是，須知道除開凸出斗篷窗厚得滿屋都成肅靜外，四圍正是一個絕大城市的強烈的影象，

那裏高聳着黑濛濛的建築；那裏大大的光亮的五花八門的汽球投出牠們的寒光把街上徒步者們和乘客們煮得沸騰起來，有的又射到建築的大石塊上面，有的部份在這粗鹵的吹毛求疵的光線前面不得不慘淡的呈露出來。

四

得來弗看着他，后面挨着點心店，一個懶茶房的帷裙白成一塊；我們真寂寞了。我的朋友靠着我。

「我要告訴你一點事情，」他向我說道，聲音低低的；「關於這個婦人的一點事情。并且，也就是關於一個疑惑的事——再沒什麼，

疑 惑

你要知道，只是一個疑惑……。」

動手就造出「二千零一夜」的空氣…… Ali-Baba 嗎？我瞥了他一眼，他報我一笑。他燃好了他的雪茄烟，然後才安閒的擺出那種架子來，像人家預備要暢談一段長話的樣子。

「我也剛才同你講過，」他說，「關於那些老相識的話，就是布爾買兒的家人們……並且我特別的說過，關於他個人的話，不消說，他是一個難得的朋友，雖然有點像個睡漢。那一層，我也同你講過了。至於她呢……大大地不同了，這是一個女子……未免複雜些……是的……但不管怎樣，一個意志堅決的女子，一個婦人，她……一句話，Hedda Gabler。類似的婦女。說起來也是個變料的 Hedda Gabler。」

也許，你以爲我是荒誕，我是把三十歲的她太看高貴了，在我看來，她不算什麼年輕了……。」

「她還穿着壞的鞋子，」我說。

「不是，真的嗎？」他說道。「是的，我實在未曾留意到。不過我昨天陪伴着他們；爲的是給她找一頂帽子。一到我們進了店門，我看見她一眼看着一頂真絕好的東西。表面上她却毫不提及牠，並且只檢了一頂不管錢的傢伙，有一點毛毛，很便宜，可也不是絕對不好看。她問布爾買兒可不可以。他回答給她輕微的一笑。她於是決定了。對我呢……她不會想到徵求我的什麼意見。」

「她想要好的不是你呢，」我輕聲說道，「這話不錯，」得萊弗

回答道，「但是，只要我站在化裝展覽的前面，或者甚至不限定去買什麼的時裝店的前面，她對我是不行了，我老實告訴你，她表示出特殊的興味來呢。并且她的丈夫這個笨伯老是沒有話說，他是聽到厭煩得的可憐的傢伙。」

「我對 Hadda Gabler 這個人仍不覺得有什麼，」我說道，「請再說清楚點。」

「好，」得萊弗說道，「有個法子把這回事表現出來。我相信兩個相反的傾向在伯蒂西 (Betty) 這個婦人的靈魂中交戰着。她心裏有的是一個很好的家主婆，在這回事，她是一個難得的母親。我不已經同你說過嗎？她有四個孩子，他們很乖巧地被撫養起來了，并不是說

什麼書本的教育；他們也不是些什麼樣的模範。否，無限的耐煩尤其是愛，他們才算撫養大了。每次在他家裏，我都是要逗留好幾天——到現在一連八年都是那樣了。——我是不斷的欽慕着他們。燥急決未會在那兩父母身上起過作用，他們總有時間和心情去同孩子們玩。在他們的關係當中，兩父母當然是定就了的模範。那裏沒有點感情的表現；否，一切都帶着嚴肅的神氣，溫文的譏刺吧。舉例說，孩子們很少有什麼心計來引起互相的慫慂，尤其是女孩子們，你早明確的注意及了，注意過麼？不錯，這確是美的，那種的樣子，那是父親把他們陶冶成功的。真是，啓眼一看，那些人物都是可愛的；并且特別是你會決不會覺得中產階級的生活有什麼不良的地方。」

得萊弗停了一忽，他在思索。

「Hedda Gabler. 已不在人間了，」我說道。

「是的，不只你一個人覺到那樣，」他笑着回答說道，「就我能憶起的事體，就我深深地從內部觀查過的事體，自己也不能不說我確是誤解……況且……啊，慢點，就是這個地方，在他們自己的環境當中，有時我也曾得到不同的印象。……這是因為那樣……。不錯，我相信我是特別刺激過她的興奮劑。」

「這是確實的，在許多地方我都是處於她的丈夫相反的地位。我周圍完全沒有什麼親切的人兒。我的生命中所有的完全是另一回事。格外呢，空間的要求，好，為生命的要求越發加倍的粉飾，或者也是

越發虛空，到底來兩個字，野心。是的我想像着在我這樣的人生裏面那也不免是一份子。」

「你可以說像我們這樣的人，我給你修正一下。」

「只要你願意這樣說。那麼，就許多聰明人的話說，我是在比『浮泛』更厲害的形式上生活着。他們用那兩個字是不錯的。無論如何，這好像所有的各部份，這不是整個的。」

「老朋友，」我說道，「用不着那種的解釋和排場。我正是同你一樣不足道的人。」

「對哪！……好呀，再，來。在布爾賈兒夫人方面，對這種的生活也有不少有力的教訓。這回事就是說她決不會在她所處的環境當中

完全感到安慰。不過，在她這一方面有些事實很明顯的告訴我們，證明她現在的景地是比較地好……從觀察的要點看來是比較地好……現在你可看見 Hedda Gabler 重現於世界上了嗎？」

「是的……」

「在內心上，伯蒂西是空虛的；并非真是什麼想賣弄風流，只是空虛罷了……可是她也用全副心力去尊崇那更真實的教義。她的打扮恰好表現出來。你告訴我她穿着一雙破鞋子。同樣她也有一件新做的合式的衣服；樸素，差不多是綺麗。你看，她買的有些東西真好，却又弄得東有西無的。因為那時她那另一方面的本性呈露出來了。你懂得麼？」

「我至少算明白了，她長久住在你的家裏也不定是什麼愉快的良辰呢。」

「你可以說有時也是難免痛苦的。以前她是太自信了。當她打算到美費爾這個地方作小旅行時，她一定這樣暗地說過，她總該作個主張了。一年年的時光又給她作第二重的保證。再一層，她的丈夫也相信這回事我時常要請過他們；他總是先就來了，但我覺得這種阻礙是由伯特西搗的鬼。據昨晚的事實看來這種想像更加堅定了。」

「出了什麼事嗎？」

「是的，確實的……並且從此我的疑惑禁不住發生了。我們已經在遊戲場過了黃昏。於是走到特里阿隆 (Trianon) 地方去吃牡蠣，我

們的旅行也好趁此完結了。談話是很起勁也很快活的。不過伯蒂西漸漸話也不說了。我竭力挑引她的話頭，也不中用，她似乎在想什麼。我看見她向外望着，正逍遙於首都擾攘的默想裏面。於是她的態度沒什滿意的表現。

「忽然她的丈夫查覺到了：『伯蒂西靜默起來了，她在同她自己講什麼餅子是差不多吃了。』她立刻否認那種樣子不怕把人家嚇殺了。於是她在火爐旁放出焦燥的話兒來，第一件就是掛念家裏，不知道孩子們是怎樣的！起初響出來的話不免虛偽，一句句的聽下去，你就覺得她是摺下了自己的真實的一點不講，裝出別的把戲來。她的話說完了，我只有同意，再沒什麼。但是一切於我都覺得絕對地滿意，在

這平均的生活裏。我半點也不會希望丟掉了我的生命去過她那種日子。這是毫無疑意的；她從我的臉色上讀出我的心事來；相信她在我那千重萬疊的……輕蔑裏看出慈憫的什麼來，也許……。她因此激怒了。這并非和我有什麼相干，無論我的好歹她都不關心的……不然，只是因為從我身上看出她自己的一部份來，可憎的一部份，我也不斷的無意的明白了。

「事實上，不一會兒，我同她的丈夫攀談起來，她也真以為她已忘懷了，在鏡影中忽然看見她的眼睛老視着我的影子。她的注意——絕對不會錯的——是充滿了兇狠的恨，表現出對於破壞方面的自熱的希望來，我感到她一刻也不肯饒恕我了；她再不能忍耐我了，……多

半因為我表現出另一方面的她來了；嘲弄一方面。

「後來怎樣呢？一次在我屋裏，我們停止了談話。可是她卻不斷的把話拉得多麼長，她老是不停嘴。到底來布爾買兒帶笑說：『你曉得，我要去睡了。但是設如你要再停一刻的話……』」

「『我也是，要去睡了，』我跟着說道。我們自然以為她是要陪伴她的丈夫的。才不是這樣呀！她說：『權且先走，你們兩個！讓我一個人在此地停一會兒，晚上一個人也覺快慰的事體——正好像我爲屋子所佔有一樣。』」

「她說的時候又在笑，但不是由整個的內心發出來的。

「『很好！』我叫道，『你知道關好煤氣管嗎？』」

「『是的，是的，我知道當心！』她安然道。」得萊弗停了一忽，很緩慢地說道：「適才我在想，我相信我說到煤氣時，她吃了一驚。總之……」

「她曉得我的房間正接着客堂很正確的，我關好摺門。這個門上面，有一塊活動的方格。你應該記得——那是我的發明，我曾得意的給她指示過——那是晚上通空氣好法子，又可避免街上的嘈嚷。但是我那房間的窗子，對花園開着的，她們在我家裏的時候，沒有開過，因為我受了一點風寒，也沒吸烟，因伯蒂西……」

「正好，一切都知道了。他們才來的頭一天，我就告訴給她知道了。」

「好，我去睡了，從門上的小窗，我還可看見一點兒光，不久也沒有了。我聽到伯蒂西走着，踱來踱去有好多次，甚至於她一下碰到了火爐……。我記得我當時曾經這樣想：『她正在那裏照鏡子吧。』不久我就睡着了。」

「但是，大約十五分鐘過後，我兀的一下醒了。我也莫明其妙，通神術者們會斷定那是我的 *Ethereal* 本身把我從睡眠中驚擾起來的。門上的小窗不再見什麼光了。空氣很沈悶；這確是因為窗子關緊了和我感冒風寒的緣故。格外，我是完全失了嗅覺。」

「忽然想上心來：『她莫非不會把煤氣關好……』并且……怪事……一剎想定了，我斷定她一點也不會把那回事放在心上；否……這

純粹是，決定是一個疑惑……

「我下了牀，靜悄悄的，免得驚擾他們，我開開門，立刻我查覺到噓噓的聲響，有一個煤氣管大大地開着。」

「後來怎樣？」

「於是我把牠扭好，當然的！跟身我心裏十二萬分想睡；我唯一的最大希望是我的牀！」

「今早晨呢？」

「啊，我裝着不打緊地說：『你失誤得真趣，你知道吧……有一個煤氣管是開着的……呀！』」

「完全不，她很鎮靜。但是，那也不全使人覺得真正的態度自然

……不要忘記，別的不說，她幾乎使我窒息呢。……「真的，」她做那種真個老實像沒煞事體的樣子回答我。」

「滑稽的事體，是不是？」我說道。

「很滑稽了，」得萊弗回答道。

「會兒我又找出話來說：『你算弄錯了喇？一個母親，一個特別溫良的母親，你自己這樣說過……她對她的孩子們是何等的耐煩……她有的正是真實，在她家裏；愉快；什麼令人快意的事……。』」

「是的……一個特別溫良的母親，」得萊弗接續說，一種玄想的神氣。「她的愛，強烈的……兇猛的……甚至……這也就夠了。無論如何，這種絕大的愛是不能夠保持她的安定的，那是無有討論的餘地

……並且她已經感覺到這樣，也是沒討論的餘地的……所以不由她狂暴起來，你笑的什麼？」

「我正在想她那漂亮的肥胖的丈夫，」我回答道。

拉卜統治者巴而軼事

Carl Zuehmayr

一個小國寡民的地方叫做巴郎 (Balling)，牠的命名是由拉卜 (Lapps) 的一個統治者巴而 (Bal) 這個字得來的，他是那個灰色的山上的惡魔，那裏有的是兩個堆棧，一個鐵匠舖，很少的幾個漁人的茅舍，和礦工們的居留地。

那裏還有的是斯克約門 (Skjomen) 山的石壁，從萬丈危崖上投入洶湧的冰峽——像礦溶液般的川流——裏，彷彿作前哨的觸鬚一樣，迤邐地走過了無數的山峽和沼澤，到了大西洋海岸的脣邊，你如拾

頭望去時，恰如「落帽峯」般的黑石岩也實在卑下得很，不過那萬年雪做成的高原底一個奇妙標記罷了。

拉卜人們叫那塊地方做「雪墳」，并且老是相信老巴而是葬在那冰雪做的棺槨裏面的。

千多年以前，拉卜人都是跟着那蜿蜒的馴鹿足跡走，飄搖地踏遍了銹棕色的北部高原。他們是很有力氣和計巧的獵者，百發百中的槍手，就是黃狼和北極的熊也很難逃脫斧頭和刀子的攻擊。利用馴鹿的乳，婦女們會做出辣油酪來。把大魚骨磨銳了當作針用，他們也會做出皮衣和皮幕來。

暖和的太陽強逼着灌木從那石隙中長出來，好作馴鹿的食料，又

叫許多漿果在卑溼的地方滋生起來；他們於是把牠象徵爲使世界不死的神聖。對於岩石的崩頹，和用暴風雨和黑暗來作祟人們的魔鬼，他們也有他們的詛咒和呪災一類的把戲。從北極發出燦爛輝煌的綠光統治了似乎永恆的冬夜；他們也有關於那些的神話。

他們所崇拜的神聖的顏色是從那上昇的朝陽得來的，黃色和紅色。像雖塑得不十分大，可是矮胖，蒙古種的寬大的顴骨，瀝青油般濃黑的捲曲的毛髮下面現出光耀的眼睛和銹棕色的皮膚，他們禮拜起來好像牢貼在地上似地。

愛琴海裏面愛克里安 (Aeolian) 海一帶的人類社會，他們是不知道，所以直到今天，也老是許多年以前的樣子，在那銹棕色的高原

裏面，突變的氣候也無形中見慣了，尾隨着馴鹿的足跡踏去。



巴而的父親同基督傳道士一路到了高原上面。他好像侵入北歐的諾而曼一樣，由一個紅種人利夫愛里孫 (Lief Erlison) 引導他，在搖籃不定的 Viking 船上——歐洲八九世紀的海賊船——游歷到了大西洋，并且深深地探入了那綠野膏原。人們會以為就是那航海家的面容顯現出來的那種飄泊的勇悍的習性也沒有他那樣兇。

他的胸前圍着一個護心盾，外面套着綉黑十字形的薄衫。他的劍上刻的是魚形，他的盾上寫的是 Vita Pro Deo Pugnans, Morte pro Deo Vincens。現在的拉維克 (Narvik) 城位於蒼綠的伐格而非爾 (Fager

raiford) 山的低麓，在那銀白色的峽江西岸，他曾經在那裏爲修道士們建築過一座亞拉伯山中僧寺般的廟宇，到外面去幹佈道工作者們也有特造的宣講營帳。拉卜人并不反抗受洗禮一類的把戲，因爲他們從白人手裏得到中用的器械，更好的鎗，特別的兵器，和奇絕的雪車。

拉卜人有愛平和的溫柔性質，毫未發生過什麼衝突，因爲上帝不需助手就做冬夏那樣的奇怪來，實在找不出打倒他的理由。

老巴而娶了當地的拉卜女子，她曾經改宗入了基督教，并且他給他的兒子一個教名 Vincent 叫做 Vincent Theorites 他的爲簡單好聽的緣故，叫他做巴而。這個「巴而」原是拉卜南 (Lapland) 地方

的一個山名。



巴而的父親到了老年時代變成了一個專橫和喜怒無常的人。平常向拉卜人徵取的定期貢賦是肉和皮，是他的生活維持料。他把土人常當作白人們的奴隸和臣僕，又分成若干區域，用許多監督和軍官轄制着，并且強迫他們來建造房屋。

他居然是「拉卜人的統治者」了，誰反抗他的，他就親手處死他。老百姓們安於服役和改信宗教的柔順態度，倒使他良心上難為情，因此他才減退了許多兇蠻的行爲。

一天預備好了一隻船，抽調了一羣能幹的水手，他經過了險惡的

赤道線直到了北大西洋的冰島 (Iceland)。在未上船以前，他把留守的武士們都招集攏來，要他們宣誓盡忠於繼承他的兒子和后裔們。許多年後，據一個修道士的消息說，他和同伴們都已被石斧和骨刀殺害了。巴而的血管裏，混着白人和拉卜人的血液，長大了成個緘默少言的傢伙，高高的前額，怪狀的脛骨，手臂又太長了些，格外一副呆板的面孔。

有兩個修道士是負了教育巴而的責任的，他們的記載裏說，他是個不安定的，並且容易流於不誠實和誇大狂。在幼稚的時候，他已經離了他的母親的懷抱。她在教會裏服女僕般的勞役，後來又生了兩個女孩，巴拉 (Bala) 和開蒂 (Gith)。。



巴而於他的父親離開以後，多半時間都消磨在山谷裏面。他在游蕩生活中間遇到別種遊牧的拉卜民族，他混在他們裏面，好久沒會回來過，到回來時，更加少言了，更加生疏了，連見面也令人害怕，簡直是拉卜人的仇敵，他們都恨他，後世的老百姓都聞風喪膽呢！他對人和獸都一樣的殘酷，十五歲時，他的父親親手處死人的手段，他也要採取了。

他的父親叫留守的耆老們代他攝政，直到他的時候；他的威風雖已多年不可目睹了，似乎仍舊是輝煌着恐怖，他或者會回來吧！那銳不可當的惡相和超人的能力呀！何況他們又被強迫着對他的子孫作盡

忠的宣誓呢。這些儘夠保障他沒有被殺害的危險了。



朋里費士 (Boniface) 是隨時陪侍着他走遍天涯的一個修道士，他是皮爾井 (Perga) 地方來的。他是一個老了的，肉皮也皺了的侏儒，巴而的父親走了以後，他在教堂裏會經造了一所實驗室，不分晝夜地在那裏進行他的實驗工作。一刻刻的過去，巴而坐在這個鍊金術士的曲頭蒸溜器旁邊，常是臉上現出懷疑的態度來，看着朋里費士忙着他的工作。一天，他們在一個險峻的山坡前面，朋里費士指點許多閃耀於日光下面的大圓石，巴而一一爬了上去，用斧頭捶出一些燦爛的岩石碎片來。凡是比較發亮的，巴而都拾入他自己的袋裏，餘下的

才肯給那個修道士。他回到實驗室來，給牠加了熱，再行錘打，就從石塊中提鍊出銀子來了。

★ ★ ★ ★ ★

當銀子被發見的那一晚上，道士不許巴而到實驗室裏來。但是他在外面潛伏着，從窗眼裏偷看進去。他非進去不可，說老道士是偷他的東西的強盜，奸臣和偷兒。

巴而進去打了他一頓，他辯護着，巴而竟至把他勒死了。於是他把溶好的銀子放在自己袋裏，就在那一晚上跑上隻船逃了，隨身只帶着一把刀子，連一點食料也沒有準備。

★ ★ ★ ★ ★

他渴得心裏焦灼，餓得疲倦起來了，至少也有好幾天，才在北部羣島中的一處登陸。他爬行了岸上，看見幾個雀蛋，給他吃了，後來諾爾威吉安 (Norwegian) 的漁人援救他，收留了他。巴而跟着他們捕漁青鱈的行程，向南到了斯克加拉 (Skaggerak)，沿岸乞食，遇到了一處德國十字軍士的居留地，他將他的歷史告訴給他們，他們很感興奮，並且都相疑不信的。有些德籍俠士南下附隨着他，猶如在弗烈得力大帝的麾下一樣，並且巴而真個是 Vincent Theories 了，同他們遠遊到了意大利。在維諾納 (Verona) 地方，巴而留在一個公爵家裏，並且替他服過軍服。直到存積下來的錢財，足夠買兩隻戰船，他同扈從們并航北上了。

颶風強迫着他們在西班牙岸停住了，在電閃雷震中的巴而只得躲入茅舍裏去，當時夥計們也各自到岩洞找隱蔽地去了。巴而在茅舍裏看見一個跛了的老醜婦，她翻上他的手掌看看皮紋，說：「你將殺害許多人，得許多寶藏，結果拋棄了一生的愉快，爲你自己的血和肉所破壞。」他氣極了，吩咐他們把這個預言繫在他的船頭下面。她像個波神似的，不一會兒，她那硬的身體上的索子鬆解了，爲波浪所吞沒。



在一個仲夏的燥熱晚間，巴而又到了桑梓的海岸，老費拉吉銀非而德 (Tragemstfeld) 的石像高撐天空像一個侏儒樣的大頭安放在又大

又壞了的肩上。巴而在他的船頭站着，纏着長長的手，怪相得像一雙爪似的，正緊緊地抓着肉食吧。在山上的花剛石裏，有些像銀子那樣發光的東西也顯現在他那一雙凸出的眼上，他的嘴唇像個鮮紅的毒物，在那黃棕色的臉孔凸出忿怒的縫隙來，活像畫染過似地。那零散的頭髮，從寬的前額披下來，那短的彎的腳踮踮地站個八字形。衣服穿得薄薄的，像南方人的癖性；沒扣子的外衣恰好露出他那有毛的胸膛來。鞋子是好皮做的，很需得着修理了。在他的刀帶上掛着一把短的刀子，牠的尖頭是染着毒汁的。



巴而立刻被承認爲正式的統治者了。他父親所指定的代理人，維

保持着社會秩序，也不見得怎樣暴虐。巴而立刻吩咐把拉卜人口調查清楚，在社會地上，他待白人顯然是比他卑賤得多的態度。從意大利雇從來的俠士們也沒有什麼幻想了。他們以為大半要是魔幻似的 *Fante*，*Vincis* 和什麼神怪百出的地方才夠得上作他們的領袖的出生地。巴而不重視他們了。他的唯一信仰者是從沙奈羅 (*Salerno*) 大學延聘來的兩個學者，他同這兩個教授看遍了許多山谷，許久都不會回來過。他回到城沒一會兒，許多奇怪的東西從一隻船上卸了下來，許多機器，許多銅器，大的螺旋鑽子，和鐵砧樣的鑿子，巴而同別的人們把那些需得着的東西都搬到發現銀礦的地方去。好幾百士人立刻在用西色利的劍和瑞士的鑽柄試探起來，為巴而打破那些石岩。

★ ★ ★ ★ ★

起初開了一個礦井，不久又有了一個，到後來有了三個，在那深的石岩裏。那怕山陵的偉大，在汗珠涔涔的，多半裸着身體的人們努力深入了地球的內部。不久日夜長明的鑄爐也建造好了。礦工晝夜不分勞動着。

自此許多拉下的部落，不得不放棄了他們的游牧生活，他們的家屬和馴鹿從此都生活在那不毛的黑暗的山嶺中間的溪谷裏。他們在那裏造了許多的泥土的小屋。巴而爲他自己和工人們居住起見，造了幾排黑色大理石的住宅，同時又可作他的銀棒銀條的堆棧，隨時派武裝看守着。巴而一天一天的長胖了，昏聩起來了，飲麥汁釀成很強烈的

酒。



照例巴而親自負責監督他的土住的奴隸。一條鞭子拿在手裏，他從這個礦井走到那個礦井，責打那較弱的懶惰的工人們，直到鮮血從創口流出來，誰反抗他的，他就親自處死他，這是他的父親的教訓。

從意大利跟他來的人們建造了一座小禮拜堂，他們好在那裏照着加特力教的儀式做禮拜。巴而自己早忘掉宗教的意義了。甚至有好多時呢，他不允許拉卜人的孩子受洗禮，并鄙棄教會中的修道士們，這原來是他的父建立的。在事實看，他很少同人家談話，睡覺的時光也很少，決不笑。

★ ★ ★ ★ ★

在他所最欽佩的一個勇士底婦人們中，有一個離棄了他的丈夫來到巴而的懷裏。雖然他很凶惡，很昏亂，外有混血的遺傳，她卻很受寵愛的。彎彎的肢體，毛簇簇的手，大大的肚子，黃狼的牙齒，捲曲的黑髮，——牠已經漸漸變成灰色快灰到毛根了——這就是那半人半獸的男子，他被擁抱在却爾帝斯 (Hordis) 的懷裏，昏迷了。

她留在他的屋裏有好幾天了，但巴而却很怕回去見她的面，這是因為他自己的樣子和她那張白皮膚的美貌相形出來的羞怯。任何時候，土住的婦女們帶着孩子們忽然從他前面經過時——其他也是無意的走來遇着了他們——總是用她們的衣服趕快把孩子的眼睛蒙着，并且

做出一種樣子來，好像巴而就是魔鬼現身似的。在晚上，他睡在礦工那面，同人們分享那很醜陋的一小碗兒的飯食，怕回家啊。



這就是他愛却而帝斯的結果：巴而對人們變成一個不十分野蠻的人了，甚至他們以叛逆相威嚇的時候，也不大動怒了。他算經過了很大的變換；他再不鞭打或格殺那反對他的人們。在土人的眼裏，這個變換似乎是懦弱的表示；牠來得太遲了，只足夠煽起反叛的兇焰。不久，巴而被看管着了，他是幾乎發狂似的害怕和恐怖，未必那西班牙女巫說的話：我應當用我自己的血肉毀滅我，真個要實現嗎！因為這過分的恐怖，結果惹出他親手殺掉他的異母姊妹，巴拉和開蒂；并且

就在這一天，大家都罷了工來包圍着巴而的房子，一簇忿怒的羣衆。基督徒的騎士們決不去保護他，不如強逼着他退位的好。

至於他那老了的，醜陋的，灰髮的母親呢，她已經埋頭於傳道裏面，好多年就沒有人注意她了，她也曾參與過他們的計劃。當巴而才從南方歸來時，她在羣衆後面站着并用欽敬的眼光看重他。早沒人知道她了，但是現在她出現於那些叛逆的拉卜羣衆中間時，彷彿從她那催眠的魔力裏面發出光耀來了，寂靜得全無聲息了。她已好幾年就失掉了談話的能力，所以能夠勉強發出來的都是喉音，可是就是那轟動心情狂肆的羣衆也能理解她現在痛恨她自己的孩子的神氣。他們自己的命運，他們所愛的壓迫，他們的反叛都能夠從她那反復地發出一

巴而，巴而，巴而，巴而」的語氣裏聽出來，這個字到他們的唇上就像戰場上的衝鋒號一樣，他們蜂擁到巴而的石屋裏面去了。

★ ★ ★ ★ ★

這就是他的阿母哪，她領導着他們，耳也聾了，眼也半瞎了，伸出那憔悴了的手，她從這一間屋找到那一間屋裏。在一個打破了的門後面，她把那白皮膚的婦人却而帝斯找到了。巴而的母親和却而帝斯不作聲的互相抱擁做一團，很久那兩個婦人於是手牽着手在羣衆的前面走，領導他們找巴而去。但是結果一場空，因為他已經從一個密道偷跑了。

★ ★ ★ ★ ★

在那黑石岩的凹槽中堆着長命的雪的地方，他們覓着了巴而。他們將他拖到溪谷裏，開了一次原始的審判。此刻正是初春時節，紫色和蒼海的陰映在天涯交混着，顛顛的星宿炫耀着。

却而帝斯當法庭的代言人，并且宣佈用四個大力的牛撕破巴而的四肢的人就是她呀；那激怒的野獸把他撕成片段去了！

於是各個礦井也被拉卜人破壞了，掩苗礦苗，一點遺蹟也再不能尋覓着，牠的寶藏賜給人們的只有苦痛。

留信待取處

Mahmoud Bey Teymur

—

葛氏花園的一隅，有一所開洛最精雅時尚的茶敘室。三個埃及人每天在那裏晤談。他們三個人雖是知己的朋友，他們的性格卻大相逕庭。第一個人名叫方克雷，是一個短矮肥胖的青年，他的兩眼細小如珠，時常賊頭賊腦地，冠冕堂皇地注視名門淑女，大家閨秀。他以為自己是美好的，動人的，其實是醜陋不堪的。他既走進花園，便立刻東張西望，尋覓一張舒適的圈手椅，尋覓到了，就坐下，交叉着腿，

留信待取處

—

戴起了眼鏡，注視着少女，長吁短嘆。

第二個人名叫康米耳，是一個面目秀雅，和藹可親的青年。他一生的大志，便是穿著華麗。他是一個擅長駕車的人，每年發狂發癡似的，把他的車子調換一輛新的。倘使你三生有幸，得與他談幾分鐘的話，你便能夠知道晚近最時髦的衣服的顏色，開洛上等裁縫剛從海外採仿來的。你又知道比利時毛布短衫的價值，以及他的汽車，在一小時內，能夠飛行多少里，……種種瑣屑的閒話。

第三個人名叫馬立德，是一個默靜寡言的青年。他看自己比別人高貴練達。他是倨傲成性的人。當他和任何人談話的時候，他的冷笑似乎說：『你是何等的凡庸卑賤啊。』

有一次星期日，葛氏花園，士女盈門。太陽將西沈了，微淡的金光照耀在四圍的樹葉上，他們的面容和衣服被樹葉上反射出來的陽光映照着都變了色。三個朋友中的一個，方克雷，躡手躡足，走進了花園，便到他的老位置去，一路左右顧盼，調查有沒有閨女注意他，到了他的老位置，看見沒有圈手椅，他只得坐單座椅了，轉瞬時，他的兩個朋友，康米耳和馬立德，連袂而來了。康米耳首先開話篋：

「你能不能猜測，我從舍間到這裏，汽車要走幾分鐘？」

馬立德譏笑着，一言不發，但心裏暗暗回答這樣一個問題。

方克雷回答道：「貼正十分鐘。」

康米耳笑着說：「三分鐘……貼正三分鐘。」

馬立德緊綳雙眉，靜默了許久，方始用暗啞的聲音，表顯他的料想說：「所以你的汽車在繽紛熱鬧的通衢，每一小時能行二十哩。」

康米耳蹣起了他的腿，戴上了他的獨眼鏡，帶着得意的神情，回答道：「我的汽車在繽紛熱鬧的街市，每一小時行二十五哩，在閒靜的街市，行四十哩。」

那時方克雷的視線正注射在一位剛來坐在他們臨近案旁的閨女。他走近他們，問道：「你時常開這麼大的速率嗎？」

「我這樣開過好幾次，經過金字塔一帶的街市。」

「閨女也陪伴你同乘這麼猛速的汽車嗎？」

「怎麼不呢。」

「她們鼓勵你這樣的愚行嗎？」

「你以為這是愚行嗎？」

目中無人的馬立德轉向自命顛倒婦女的方克甫說：「愚蠢在那裏嗎？注視無情於你的婦女，又自以為是美男子，實則醜陋不堪。這豈不更覺蠢愚嗎？」

「誰告訴你，婦女不注視我呢？」

「這是有證據證明的。沒有一個婦女被你吸引的。」

「我能承認這種論斷嗎？」

留信待取處

『大概能的吧。』

康米耳乘機戲弄嘲笑他的朋友說：『我們可憐的朋友方克雷在情場中完全失敗了。』

二人異口同聲地，昭著彰明地嘲笑他，他覺得羞媿無地，滿懷鬱悒。

三

方克雷回家以後，反復思想他朋友的不慈祥的狀態和嘲笑。他呆立鏡前，仔細端詳他的容貌，自言自語道：『果真我鄙陋醜陋，不引人愛，使婦女見了，退避三舍，正如我朋友所說的嗎？……我是何等

的薄命和不幸啊。倘使這個謠諑傳遍了我的朋友，我怎麼能夠過活呢？我怎能夠忍受他們不慈祥的嘲笑呢？我，我是時常被視爲愛情的偶像的。』

他在他的房中，踱來踱去，踱了片刻，便解去了衣服，拍了幾拍手，女僕來了，便吩咐她搗一杯冷水給他，並去喚他的黑人阿媽來打扇。阿媽也攜了一柄大扇，隨後來了。

飲吞了水，他便躺在他的床面上。阿媽一面輕搖她的葵扇，一面唆說婢僕們的錯誤和紛爭，方克雷卻朦朦朧朧，漸漸入了夢鄉，阿媽唆說的話，一句也沒有入耳。

四

五天以後，三個朋友依舊敘談在葛氏花園。今天方克雷是三個人中最快樂的二人。他坐了片刻，便攬撥他的朋友和他同往郵政局去，他希望在那裏尋得一封大有關係的信。他們一齊到了郵政局，方克雷居然尋得一封信，興高采烈，得意洋洋。這封信裝在華美的藍信封內的，他眉飛色展，笑逐顏開，拆開了那封信。當信從信封內抽出的時候，只覺一股茉莉香充滿了空氣。眉清目秀的青年康米耳不能自己地說道：「華美啊！這是男女愛情之神藉信帶來的薰香。」

靜默寡言的馬立德帶着他譏諷的老調說：「這些都是祕密，我們不可探究的。」

方克雷滿面悅意，回答說：「我怎能向我的朋友保守祕密呢！」

『慇懃於婦人的情郎，這封情書是誰寄來的？』

『看署名呢。』

康米耳看驗了署名說：『好不錯愕啊！已故米哈夫哈夫白朱的女兒！……你們的愛情是在甚麼時候開始的？』

方克雷心花怒放，笑逐顏開，向他的朋友說：『請應許我與諸君暫別，因為我當遵守這信內的約議。』

於是他猝然離別了他們。

方克雷未曾遵守他偽造的約議，卻逕回他家，和他的黑人阿媽談天，消磨午後的餘光。午飯後，他瀏覽書卷，坐在寫字台前，懷着遐想的和情癡的態度，從抽屜中取出一隻華美的藍盒，裏面藏着文房四

留信待取處

寶。他從盒中抽出一張信紙，便緩緩地，仔細地寫着：

『我最親愛的方克雷：

今天下午我在軋雪拉公園遇見你，我滿心的愉快，無可形容。我耳聆你的甜言蜜語，目觀你的清目秀眉，我醉迷了。我第一遭實現真愛情的那時候是我有生以來最怡悅的時候。我希望不久再和你相會，繼續我們甜蜜的情話。

你的愛人，已故米哈夫哈夫白朱的女兒。』

他用茉莉薰香了信，封了以後，便寫了如下的通信地址：『開洛，留信待取處，方克雷先生收。』

這些手續做完了，他便上床，安穩穩地入了黑甜鄉。

不堪回首

Friedebert Tuglas

譚克凡正到羅馬去。羅賓師贈給他一匹駿馬，一路的居民莫不駐足贊歎這班金髮披散，碧眼流盼，年方弱冠，天資穎敏，俏麗動人的遊歷家。他的西班牙式的帽子飄着一根紅艷的羽毛。

晚鳥歸林，夕陽沒西的時候，譚克凡勒馬停駐在西維生小村莊。他不貪趕路程，便進了一家客店，定了他自己和馬的安頓所。

在客店公共大會，譚克凡驚見一位青年婦人，坐在火爐旁邊燈下觀書。他脫帽與她爲禮，她嫣然一笑，媚態百生。她固是體態輕盈，

豐姿綽約的美婦，但更是氣概豪爽，奇特迷離的女傑。她好像是一位公主，假扮了農婦。

堂倌端上酒菜，譚克凡一面吃，一面流盼素昧平生的一位。她的黃金似的頭髮，細膩如脂的皮膚，潔白如雪的纖手。他滿望和她交談肺腑，但又囁嚅，只好說些贊賞春光明媚的話句。她昂起了頭問道：

『先生，你將遠行麼？』

『到意大利去。』

譚克凡將他的姓名和他的來歷，一一告訴了她。她隨即合了書，走來坐在他的身邊。

『怎麼，我認識你的！在大公爵宮院，我時常耳聞你的芳名。你

是羅賓師的得寵得愛得意的高足。」

她告訴了她以前服侍在宮院的情形。但她離開宮院的理由，卻含糊其詞。她的大好青春一定受了鉅創。她名范愛娜。她的父親是一個紳士，遭逢了破產。他想嘗試危險事業，用異想天開的妙術，重整家業。其始經營煉丹術，後來從事耕種，又致力磨礮事業。現在他正遭失敗，大概留落在德意志，官廳逮捕嚴緊。

恩恩已是睡眠時分，譚克凡與女主人道歉而別。明天清晨，他被雲雀的歌聲催醒了。早晨的寒風由半啓的窗中吹進他的臥室。他耳聞着他的馬嘶着。

譚克凡從樓上走下，走到他昨夜吃晚飯的大會堂。愛娜也在那裏

，閨秀打扮，穿着一襲藍絨白緞的抹胸，和一條寬大的繡花圍裙，沿着金邊。兩隻獵犬在她的身畔戲弄着，彎曲着牠們細長的背部。譚克凡不由自主地移步。他不明瞭他所受的感覺。同時這位美目動人的少婦使人注目傾心。他的本能叫他逃走，他的本心却叫他留步。他覺得愛娜和他有一樣的難爲。我們不由自主地成爲情人也有這樣的情景；我們的終身大事，真有不可理喻，神祕的威勢，爲我們訂定的。

愛娜首先啓齒：『你今天就要離開這裏麼！』

『我不知。』

『你無須慮邊，儘管多耽擱幾天，橫豎意大利很遼遠呢，倘你是

說好的……』

『我怎能悅你的意呢？』

愛娜的雙眸溫柔和愛起來了。

『你可供獻一種禮物給我們的窮苦的禮拜堂，敬奉與聖馬丁，請你爲我們的祭壇畫一張畫——你嫌這個請求過於苛刻麼？』

『設若我能把你的畫像加在上面……』

在從事畫像的時期，他個人的離退，使傾心於他的愛娜和他日漸分離。他以爲她的容貌改變了。他的調色板上所調的畫色不能盡情畫出她的粉腮，她的明髮。他向她申訴他的愛情。

雖然譚克凡的家境貧窮，但他的人格却沒有墮落。他從來沒有迷惑過婦人。但他宣誓決不任情反覆。他的柔情立時達到癡狂之點。他

預知他正走入困苦之途。

愛娜傾耳諦聽他的情話。他相信她將屈從他的要求，有一次，他們二人相偕攜手散步在郊外。她將她的溫暖的櫻桃小口送給他，他接她的吻了。但她水性楊花似的，不久便疏懈他了。疏懈的時日超過他所意想的。到了這種田地，他想取出他的長統靴，騎了他的西班牙的駿馬，空守馬房已久的駿馬，馬上動身。

他性情反常，不很豫悅。那天從早到晚，他蹣跚在臨近的山林中。愛娜戲弄他，侮辱他，是毫無疑異的！他守候在這個村莊，有甚麼意味呢？翌日，他要動身了，意大利的天空爲他不幸的失戀，必要安慰他，強留他。

譚克凡正在思想他的失戀，這時猛聽有一個人輕輕地敲他的房門。他執了火燭，走去開了門，這個人是愛娜——他的躊躇的思想打斷了，因為她吹滅了燭，將身投入他的情懷。

他們自以為他們時常眷好相愛的。他們回憶以前陌不相識的時候，他們覺得現在的光陰，增長他們艷福的光陰，真是難能可貴，不可多得。桃紅柳綠，鳥語花香的春光時節，他們時常攜手同遊原野，連大地都共賞他們的快樂，參與他們的銷魂。他們不想離開這個地方，到那裏去呢？做甚麼事呢？白晝固短，黑夜比白晝更易消衰。風馳電掣的光陰，一天一天的過去，很是神速。

夜來他們憑依在他們的質樸的洋台上的欄柵上。滿天星斗，閃閃

燦燦，照耀在白楊樹巔。愛娜談述她兒時無知識的往事。

譚克凡被愛情迷惑着，覺得愛娜的媚態一時一刻的增加。她的秋波何等的宏深動人啊！他相信他自己具着可愛的，無匹的秀雅：秀長的睫毛，可愛的口脣，圓潤的咽喉生着一個白晳的喉結。愛娜嬌小豐圓。她的態度像白貓一般，淫逸雄健。有時她的雙睛經過一層驚恐的光芒，或者她像嬰兒一般的憨笑，顯露了她的乳齒和她的性情。她是一個誠摯的情人。譚克凡每將她比之顛倒男人和破壞男人精力的情人。於是他便想解脫。他覺得他的天才受了損失。甚麼！難道一個婦人能夠阻止他前途的進展，前途的光榮麼？一個人應當自己選擇，倘使他渴望名垂不朽。選擇學西蘇兒呢，還是學安脫內？

但爲甚麼選擇呢？真正的勝利在那裏呢？在伊及王后之手嗎？在白拉多七首之下嗎？愛娜的香吻和甚麼傑作的價值相等呢？一夜的愛情的香眠有甚麼體面？然而他終歸能夠逗留在西維生村莊。他的父親富有財產。他配得上與范氏之女結婚。他們婚後將生男育女，天倫融樂。他們的生活將安穩過去，既沒有艱辛，又無須勞心勞力。這不是最聰明的選擇麼？

但是好事多磨，譚克凡安居無事之日，正愛娜變故多端之時。

『你在夢想甚麼？』

他不由不惱怒她的疑慮。他用惡劣的狀態對待她，因爲她拒絕他的抱擁。適正這時譚克凡放棄了工作，但仍保守他應許爲禮拜堂所做

的工作。

他們的心志雖不安甯，他們的柔情却日漸增長。他們形影相隨，默坐無語，好像在諦聽他們心房的抨擊聲。

譚克凡自和愛娜齟齬後，尋求和解。他們互相猜忌。他們的將來受了擊打。他們談話失體，不若以前情話喁喁了。以前他們躲尋在樹林中和隴畝間；他們一旦不見了，相會以後，異常快樂；他們雕刻他們的名字在樹皮上。

譚克凡疑慮了。他因這婦人犧牲了他的一切的希望，日後只怕她變心，像往常的婦人一樣，對他說：『滾吧，我不再愛你了。』他將像個甚麼樣兒呢？他將怎樣對付呢？譚克凡立起來，堅決地說：『愛

娜，我不能永久逗留在這裏，我必須走了。」

「走？」

「是的，走。我必回來，但現在我必繼續我的行程。我不能取消我的山盟海誓。」

她倒身入椅，兩臂垂在兩旁，頭向後昂着。她暗自嗚咽發泣，啼珠紛紛奪眶而出，泛濫了兩頰。

她苦苦地哀哭着：「唉，完了，完了。」

這哀哭使譚克凡流淚了。

他拜倒石榴裙下，問道：「我們能做甚麼呢？你的父親回來，猶須年月，難道我們一年一年在這里老是守候着嗎？我荒嬉了我的事業

不堪回首

，我豈不羞媿嗎？唉，愛娜，讓我建鴻業，樹大名吧。我們二人年事俱輕。我們二人俱可等候。你疑懼我不實踐我的誓約麼？」

她只是哭，愈哭愈厲害。

『你不能遇見像我一樣有愛情的人。以後你便自知了。』

『但我並不取消前約。』

『你在甚麼時候就要動身呢？』

『不遲滯，明天。』

『哎喲！明天，已經決定了！』

羅賓師知道在西維生村莊發生的事，那無端而遇的事使他憂心忡忡。倘使譚克凡正如他的子弟所說的，向一個心懷叵測的婦人求婚，

便壞了他的學風，與他的前途大有關係。這時羅賓師家中有一個馬上英豪，名叫乃二。乃二是從維納司來的，正預備回到那裏去。他也是實業家，擅於商議買賣等事。他買賣畫和古董。羅賓師因他伶俐，便僱用了他。羅賓師忽想打發他去喚回譚克凡。譚克凡畫家供給一個酬報，使乃二欣然而往。

他許誓道：『我必打斷他們火一般的熱情。就是我自己也必假裝着是一個多情的美男子，創造無數私情。何物少婦，不論她怎樣的伶俐，怎能和創作的嬰孩比類呢？此外，我以爲美麗不是脩飾而成的。』

臨行，乃二說了這一大套絕對的話。

不堪回首

名滿四海的畫家說：『我們希望譚克凡恍然大悟，斬斷情絲。否則，我的地位，也將受他的撼搖了。』

馬上英豪乃二既抵西維生村莊的客店，便尋見譚克凡處在他的畫架的前面。譚克凡正在畫聖像。愛娜做作規矩的模樣。譚克凡看見了這個醜黑瘦削的人，吃了一驚。這人深深地向他打了一個千秋。乃二的肩上背着衣服，手裏執了寶劍。他的大鷹鼻彎曲在他的嘴上，他的鼠目灼灼。

『譚克凡先生，』他喊道，『我能得尋見先生，私心何等欣幸！我的好友羅賓師，差遣我來，特爲先生請安。』

譚克凡面色羞紅。

「甚麼，羅賓師曉得我還逗留這裏麼？」

「他曉得……」

「他沒有說甚麼？」

「他該說甚麼？他知道你眷戀故國的原由。除了佛倫潭地方，你還想到甚麼佳美的地方去呢？那裏是當代地土肥沃，風景美麗，君王仁義，文人薈萃的地方。羅賓師真不知你先生爲甚麼怕到意大利去啊。」

「你在着取笑兒哩。」

「笑兒？譚克凡先生，倘蒙垂青，請你和我同吃飯吧。我從意大利而來。維納司正預備建爲王宮。大概已有三個月了，諸王——你的

不堪回首

同里人——武備了他們的扁船，劫掠了土耳其人的財富，以爲報酬先生之需。某王在羅馬迎接先生。他情願他的肖像，經先生的名手造成。噢！我們吃喝吧！不必着慌。」

詐僞的乃二用這種的行態，使譚克凡覺得意趣濃長。他曉得藝術家有一個通病，和婦人是一邱之貉，便是歡喜人家的恭維。

愛娜怒視這個不速的怪客，退入了她的臥房。譚克凡欣逢知己，縱論藝術，大有「酒逢知己千杯少」之概。他敬了幾杯酒給乃二，希望乃二與他肺腑相視。

這善諂慣媚的意大利人回顧道：「先生是天的驕子。年方弱冠，美如潘岳，已享盛名。先生還希冀甚麼呢？」

他們飲了許多酒，便到戶外去吸些寒夜的新鮮空氣。蟋蟀在草地裏唧唧地叫着，在小徑一帶沒有一株樹的枝葉搖曳着。迷霧籠罩在臨近的池塘上，月亮飛行在雲間。

維納司人說：『馬上英豪，聽說你有了一位佚麗的夫人。她愛待你嗎？』

『啊！』他喊道，『我覺悟了。誰不因片刻的恩愛歡樂，喪失了未來的幸福呢！你看我從來沒假紅倚翠，纏綿悱惻，婦人都是輕浮的。信賴她們，正不啻信賴水中撈海。已故的弗冷雪死王，曾經愛上了馮惜。他把她們比之大風吹飛的鴻毛，專情於一個少女是無與倫比的事情。但是，可惜啊！她們的愛情飄浮無定，直是水性的楊花啊。當她

們丟棄你，不再愛你的時候，她們的心目中還有你的影蹤麼？早已拋往太平洋裏，九霄雲外去了。把你忘記得乾乾淨淨。婦人是沒有記心的。信實的婦人是男子的杜造，夢想，妄念和謊騙。沒有人能夠自誇說沒有受過婦人的哄騙。……」

譚克凡駭疑道：「你所說的令人悲痛。」

「何止悲痛，更是悲慘。」

乃二的面容本是嬉嬉哈哈的，忽然變爲陰陰沉沉的了。

乃二回到客店，給定克凡思念幾個暗示的問題。

一個應當怎樣思量愛娜？她是何等樣人？是不是第一次和男人發生戀愛？

後來他縱談意大利婦人。他想使譚克凡開了寒胆，不致愛愛娜了。維納司人都是專門家。在福爾倫斯地方，他可以尋見李翁畫的笑容可掬的美婦，以及裴獨樂和白叩斯畫的和顏悅色的女英豪。羅馬地方的婦人傲慢自矜，愛情熱烈。維六地方的婦人情狂欲死。噢！不必贅述了，只須一假思索，便自榮萬分了。這些婦人的愛情專一可貴，她把你長存在她的心裏。至少，當她迎接你睡在她的桂柏製的香牀以後，便永不忘情於你了。

『看……』譚克凡喃喃地說着。

在客店近處，他們看見一個黑影，引着一匹汗馬，走到馬房。他們問農夫，這人是誰？

農夫說：「這人是范先生，新從德國歸來，勿要闖入，他正要去譴責他的女兒呢。」

譚克凡和乃二翹着足，到了門前。他們耳聽得一種暴吼的聲音。『又一個？我聽得你的好事？人民傳談這事，遠及陸芬地方。難道你羞辱我的家門，永無止息麼？王妃遣散，就因你的行爲。你是無辜的麼？還虧你向人申辯呢！倘若我置之不問，你必在宮院捱打。如今遇見這個西班牙人，自傲好的牧人，在這裏飽暖了十五年。你還有甚麼話可說呢？你的情郎是富的嗎？他想娶你嗎？倘使他執迷不悟，就設法跟了他吧，否則。我只有祝去了你的頭髮，送你到尼庵去。我也就夠至足矣了……』

譚克凡面龐失色，灰白如死人一般。乃二執了寶劍。

「我們當不當殺進去，把他們殺個精光。他們正在擲揄我們呢。」

譚克凡走開了。他倚在一株樹上。

他呻吟道：『何等的不幸！我愛她。嗣後只有時常像現今一般的境况。』

『時常，』乃二慘然堅持的說。

『好，上馬吧！我們今晚就離開這裏。我不再見她了。你的話不錯，只有名譽是我們的情人，值得我們犧牲的。』

所以他們毅然決然的行事了。他們從馬房中牽出了馬。也來不及

從容整理行裝，或交付房金，他們疾騎，向納滿地方而去。但當他們耳聽得不顧死活的哭聲，便心如刀割，不良於行。

『譚克凡！譚克凡！我的愛！』

譚克凡勒住了他的馬。他覺得他的心在胸膛裏將要死去了，爲甚麼離別？倘若她希願忘記和饒赦已往，到底甚麼東西干係死亡的已往，或虛妄的未來？一件事永留着；只有一件事，有生氣的，且是真實的；愛娜和她的笑容，她的雙眸，她的紅脣，她的素手，她的溫柔，她的思想，甚至她的哄騙——愛娜，佚麗的，可愛的，愛娜……

但乃二握住了譚克凡，對他說：『來，向前進！箭幹已出了傷處。不多時，不再有流血了。』

譚克凡寄居在意大利六年。他在維納司學模了裴林，鐵興，馮六的傑作。他到了那亞，在那裏他的傑作享了盛名。王公，主教，統將的畫像都排列在絲絨，鐵和帶線之中。他變成了一個高貴的人。他足以代表一個特殊的民族的，有思想，微有蔑視和煩悶的人。

譚克凡從那亞一帶，到了羅馬，最後到了歸家的路途。

他歸回的時候，一路注意舊路與從前一樣的遼遠。許多已往和消亡的事，不能重逢了。但他重臨故地，愉快萬分。那地的禮拜堂，錯綜在青翠的墳墓，運貨船往來的河道，以及風磨的中間。在佛倫潭地方，萬事變遷。沒有固定的岩石，沒有凝厚的山丘，沒有呆純的湖澤，沒有端嚴的松柏在荒蕪的山巔，萬事變遷；雲，樹，掩蓋水面的蘆

葦都有變遷，後來他看見故鄉的城牆。當他騎馬走過聖喬治口的橋梁時，他心中的難受，無可形容。

但譚克凡沒有受着他的里人的接待，如他所希望的。他們故意裝作不知他的傑作，和他在意大利的成功。他的同事，故作佯僞的驚奇，問他爲何歸回如此之速。他想做些甚麼呢？藉着畫兒生活嗎？故鄉中流社會的人士，官長，耶穌會徒，只欣賞羅賓師藝術室出來的美麗的作品。

哀哉！譚克凡和羅賓師也竟變了陌路人了，新弟子在夫子指導之下習畫。譚克凡意想這些後生小子，微露倨傲，是他將來的仇敵，使他的藝術失敗。所以他便應了英王查爾士第一的首相歐倫德之請，到

英國去了。

查爾士第一和譚克凡有秘密的親近，狀貌也依稀彷彿。王願意他的畫師居宿安適，他手諭撥了他一間房屋。王時常到美術家的居所來，好語溫存他，解除他的煩悶。清淨教徒因宗教的紛爭痛恨王，並刺殺了他的嬖臣。雖然如此，王仍關心百姓的疾苦和幸福。

王的痛楚給畫室的雅靜，畫師的談鋒，減消了不少。王又現着笑容，少談無意識的蠢話了。王是曾經受過教育，備嘗艱辛，富有閱歷的人，和他的子民一般，傾心神秘。

三月以後，查爾士賞封譚克凡爲一個「武士」。他並加賞一把寶劍和一條金鏈。

譚克凡眼見紅運當頭，不勝欣喜。娼妓都樂意她們的肖像，由王寵愛的畫家造成。譚克凡廣為他的朋友造畫，並為他人的模楷。他有從僕和車馬了。他的衣服也與王孫公子爭艷奪美了。定貨之信紛至沓來。譚克凡為應付顧客起見，規定時間與人接洽。倘若不在接洽時間，便置之不理。他的僕役洗淨他的畫筆，為他置備乾淨的調色板。

因此譚克凡一日之內，可畫幾張肖像。衣服和布料都由他的屬下辦理妥當。因為他的名手，他雇用了辦事員，有男的，也有女的，他們的性情都很和悅。他願意表現藝術的正真的價值在他的作品中，却不願意他的作品幼穉，無價值，祇有虛名。

他費了一天的光陰，畫了自己的肖像。當他對鏡端詳他自己的面

容時，他憶起他在二十年前的一張作品了。他的面容，比之他騎馬下西維生村莊的時候，不知改變了多少。那時他的雙瞳如碧水，明髮垂兩肩，並且心裏滿懷着他的種種希望！現在他的兩眼將昏花了，他的眼臉有摺紋了，他的頭髮也喪失了牠的光采了。他已將年邁了，他爲初戀犧牲的榮耀在那裏呢？不過失望罷了。但他比背約負誓，溫柔和順的愛娜，可憫可愛得多。因爲他現在是孤獨的，時常是孤獨的。他的失戀真相，沒有一人能夠知道。

詩人的話是對的：生命是急流的小河。我們既抵死亡的大瀑布，便歸往人生路程的起原。

譚克凡願意回首他選擇另一命運的地方。他便啓程，距西維生村

莊還有一半路程的地方，他便停下了。羅賓師在這裏休養着，他的名譽衰落得很快。他曾享盛名的，世上充滿了他的榮譽和他弟子的榮譽。但現在呢……

譚克凡繼續他的路途。他在西維生村莊，很難尋見那家製造所。那地祇賸有破壁亂磚，筆頭菜，蘆葦和楊柳垂下牠們的枝葉在淤塞的池塘內。沒有一個人，就是年老的，記得范氏父女。

但在禮拜堂裏，譚克凡尋見他造的『聖像』和『聖馬丁』，鮮明燦爛，好像是昨天畫的一樣。

『只有繪畫永存不朽，』他想。

他的心稍覺舒適了，他的痛苦稍覺減輕了。

中華民國十八年五月初版

她初次的懺悔 (全二册)

(定價銀四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不准翻印

發行所	編譯者	新文化學社
上海四馬路	出版者	世界書局
暨各省	印刷者	世界書局
世界書局	發行者	世界書局

81

7
6